

曲江集

冊二

10

11

12

13

唐丞相曲江張文獻公集卷之三

雜詩 口號

錢王尙書出邊

送趙都護

送使廣州

送姚評事入蜀

送竇校書

錢王司馬入計

東湖臨泛

錢梁明府

錢陳學士

通化門送別

送楊道士

送李功曹

送趙少府

送李少府

送蘇主簿

送周判官

別鄉人南還

別孫侍郎

贈孫翊

江上遇疾風

初發江陵

自豫章南還

贈京邑親知

呈裴宣州

寄王震

懷趙二

南陽道中作

西江夜行

使還湘水

道中寄遠

湘中作

自湘水南行

南行湘水言懷

初入湘中有喜

商洛山行懷古

耒陽溪夜行

江上

自彭蠡湖入江

赴使瀧峽

湖口望廬山瀑布

彭蠡湖上

至玄武湖

入廬山望瀑布

次廬山

巡屬縣道中作

贈京都舊寮

贈王司馬

奉使南海

瀆陽峽

使至廣州

春江晚景

津亭曉望

曲江溪中

始興溪夜上赴嶺

藍田玉山南行

巡按自灘水南行

使還都湘東作

旅宿淮陽亭

望月懷遠

秋夕望月

詠燕

詠史

敕賜寧王池宴

龍門旬宴

天津橋宴

上賜水牕旬宴

荆谷山集會

申王園亭集宴

樂遊園

逍遙公

玉泉山寺

再往玉泉

樊妃

題春意

聞鴈

對雪

庭梅咏

照鏡

折楊柳

巫山高 剪綵 聽箏 自君之出

荊州作二首 在郡秋懷二首

獨處見羣鶴 為郡戀內職

初秋憶兩弟 見羣鴈憶二弟

將還鄉示諸弟 敘懷二首 秋懷

雜詩五首 李尚書挽歌二首

蘇公挽歌三首 蘇氏挽歌三首

康司馬挽歌 題畫 寄沈中郎

沈佺期寄題 奉和途次陝州作

登總持寺閣 晚憩 洪州祈雨

王維獻始興公 寄荊州 答王維

宋之問贈長史 孟浩然贈張丞相

錢王尚書出邊

漢相推人傑殷宗伐鬼方還聞出將重坐見卽戎良上策應爲豫中
權且用光令申兵氣倍威懾虜魂亡樹比公孫大城如道濟長夏雲
登隴首秋露怯遼陽武德舒宸睭文思餞樂章感恩身旣許激節膽
猶嘗祖帳傾朝列軍麾駐道傍詩人何所詠尙父欲鷹揚

送趙都護赴西安

將相有更踐簡心良獨難遠圖嘗畫地超拜乃登壇戎卽岷山序車
同渤海單義無中國費情必遠人安他日文兼武而今粟且寬自然
來月窟何用刺樓蘭南至三冬晚西馳萬里寒封侯自有處征馬去
嘽嘽

送使廣州

家在湘源住君今海嶠行經過中正道相送倍爲情心逐書郵去形
隨世網嬰因聲謝遠別緣義不緣名

送姚評事入蜀各賦一物得卜肆

蜀巖化已久沉冥空所思嘗聞賣卜處猶憶下簾時驅傳應經此懷
賢儻問之歸來說往事歷歷偶心期

送竇校書見錢得雲中辨江樹

江水連天色天涯淨野氛微明岸傍樹凌亂渚前雲舉棹形隨轉登
臚意漸分渺茫從此去空復惜離羣

錢王司馬入計同用洲字

元寮行上計舉錢出林丘忽望題輿遠空思解榻遊別筵鋪柳岸征
棹倚蘆洲獨嘆湘江水朝宗向北流

東湖臨泛錢王司馬

南土秋雖半東湖草未黃聊乘風日好來泛芰荷香蘭棹每勞速菱
歌不厭長忽懷京洛去難與共清光

錢濟陰梁明府各探一物得荷葉

荷葉生幽渚芳華信在茲朝朝空此地采采欲因誰但恐星霜改還

將蒲稗衰懷君美人別聊以贈心期

錢陳學士還江南同用徵字

荷篠旋江澳銜杯餞霸陵別前林鳥息歸處海煙凝風土鄉情接雲
山客念憑聖朝巖穴選應待鶴書徵

通化門外送別

屢別容華改長愁意緒微義將私愛隔情與故人歸薄宦無時賞勞
生有事機離魂今夕夢先繞舊林飛

送楊道士往天台

鬼谷還成道天台去學仙行應松子化留與世人傳此地煙波遠何
時羽駕旋當須一把袂城郭共依然

送楊府李功曹

平生屬良友結綬望光輝何知人事拙相與宦情非別路穿林盡征
帆際海歸居然已多意况復兩鄉違

送宛句趙少府

解巾行作吏樽酒謝離居
脩竹含清景華池澹碧虛
地將幽興恆人與舊遊
疎林下紛相送多逢長者車

送韋城李少府

送客南昌尉離亭西候春
野花看欲盡林鳥聽猶新
別酒青門路歸軒白馬津
相知無遠近萬里尙爲鄰

送蘇主簿赴偃師

我與文雄別胡然邑吏歸
賢人安下位鷺鳥欲卑飛
激節輕華冕移官狗綵衣
羨君行者樂從此拜庭闈

送廣州周判官

海郡雄蠻落津亭壯越臺
城隅百雉映水曲萬家開
里樹桃榔出時禽翡翠來
觀風猶未盡早晚使車迴

別鄉人南還

橘柚南中暖桑榆北地陰何言榮落異因見別離心
吾亦江鄉子思歸夢寐深聞君去水宿結思渺雲林
牽綴從浮事遲迴謝所欽東南行舫遠秋浦念猿吟

郡江南上別孫侍郎

雲嶂天涯盡川途海縣窮何言此地僻忽與故人同
身負邦君弩情紆御史驄王程不我駐離思逐秋風

奉酬洪州江上見贈監察御史孫翊

受命讞封疆逢君牧豫章於焉審虞芮復爾共舟舫
悵別秋陰盡懷歸客思長江臯枉離贈持此慰他鄉

江上遇疾風

疾風江上起鼓怒揚煙埃白晝晦如夕洪濤聲若雷
投林鳥鍛羽入浦魚曝鰓瓦飛屋且發帆快檣已摧
不知天地氣何爲此喧逐

初發江陵有懷

極望涔陽浦江天渺不分扁舟從此去鷗鳥自爲羣他日懷真賞中
年負俗紛適來果微尙倏爾會斯文復想金閨籍何如夢渚雲我行
多勝寄浩思獨氛氲

自豫章南還江上作

歸去南江水磷磷見底清轉逢空闊處聊洗滯留情浦樹遙如待江
鷗近若迎津途別有趣况乃濯吾纓

道逢北使題贈京邑親知

征驂稍靡靡去國方遲遲路遶南登岸情遙北上旗故人憐別日旅
鴈逐歸時歲晏無芳草將何寄所思

江上使風呈裴宣州

江路與天連風帆何淼然遙林浪出沒孤舫鳥聯翩常自千鈞重深
思萬事捐報恩非狗祿還逐賈人船

谿行寄王震

山氣朝來爽谿流日向清
遠心何處愜閑棹此中行
叢桂林間待羣鷗水上迎
徒然適我願幽獨爲誰情

將至洛陽有懷趙二

湘浦多深林青冥晝結陰
獨無謝客賞况復賈生心
草色雖云發天光或未臨
江潭非所遇爲爾白頭吟

南陽道中作

登郢屬歲陰及宛懽所適
復聞東漢主遺此南都迹
佳氣藹厥初霸圖紛在昔
茲邦稱貴近與世嘗薰赫
遭遇感風雲變衰空草澤
不識鄧公樹猶傳陰后石
驅馬歷闔閭荆榛翳阡陌
事去物無象感來心不懽
懷古對窮秋興言傷遠客
眇默遵歧路辛勤弊行役
雲鴈號相呼林麕走自索
顧憶狗書劍未嘗安枕席
豈暇墨突黔空持遼豕白
迷復期非遠歸歟賞農隙

西江夜行

珍傲宋版印
遙夜人何在澄潭月裏行悠悠天宇曠切切故鄉情外物寂無擾中
流澹自清念歸林葉換愁坐露華生猶有汀州鶴宵分乍一鳴

使還湘水

歸舟宛何處正值楚江平夕逗煙村宿朝緣浦樹行于役已彌歲言
旋今愜情鄉郊尙千里流目夏雲生

初發道中寄遠

日夜鄉山遠秋風復此時舊聞胡馬思今聽楚猿悲念別朝昏苦懷
歸歲月遲壯圖空不息常恐髮如絲

湘中作

湘流繞南嶽絕目轉青青懷祿未能已瞻途屢所經煙嶼宜春望林
猿莫夜聽永路日多緒孤舟天復冥浮沒從此去嗟嗟勞我形

自湘水南行

落日催行舫逶迤洲渚間雖云有物役乘此更休閒暝色生前浦清

暉發近山中流澹容與唯愛鳥飛還

南還湘水言懷

拙宦今何有勞歌念不成十年乖夙志一別悔前行歸去田園老儻
來軒冕輕江間稻正熟林裏桂初榮魚意思在藻鹿心懷食苹時哉
苟不達取樂遂吾情

初入湘中有喜

征鞍窮郢路歸棹入湘流望鳥唯貪疾聞猿亦罷愁兩邊楓作岸數
處橘爲洲却計從來憶翻疑夢裏遊

商洛山行懷古

園綺值秦末嘉遁此山阿陳迹向千古荒途始一過碩人久淪謝喬
木自森羅故事昔嘗覽遺風今豈訛泌泉空活活樵叟獨皤皤是處
清暉滿從中幽興多長懷赤松意復憶紫芝歌避世辭軒冕逢時解
薜蘿盛明今在運吾道竟如何

耒陽溪夜行

乘夕棹歸舟緣源路轉幽月明看嶺樹風靜聽溪流嵐氣船間入霜華衣上浮猿聲雖此夜不是別家愁

江上

長林何繚繞遠水復悠悠盡日餘無見爲心那不愁憶將親愛別行爲主恩酬感激空如此芳時屢已遒

自彭蠡湖初入江

江岫殊空闊雲煙處處浮上來羣噪鳥中去獨行舟牢落誰相顧逶迤日自愁更將心問影于役復何求

赴使瀧峽

谿路日幽深寒空入兩嶽霜清百丈水風落萬重林夕鳥聯歸翼秋猿斷去心別離多遠思况乃歲方陰

湖口望廬山瀑布水

萬丈洪泉落迢迢半紫芬犇飛下雜樹洒落出重雲日照虹蜺見天
清風雨聞靈山多秀色空水共氤氲

彭蠡湖上汎

汎涉經大湖湖流多行汎汎晨趨北渚逗浦已西日所適雖淹曠中
流且閑逸瑰詭良復多感見乃非一廬山直陽潁孤石當陰術一水
雲際飛數峯湖心出象類何交糺形言豈深悉且知皆自然高下無
相恤

經江寧覽舊跡至玄武

南國更數世北湖方十洲天清華林苑日晏景陽樓果下迴仙騎津
傍駐綵旒鳧鷖喧鳳管荷芰鬪龍舟七子結詩賦千人和棹謳應言
在鎬樂不讓橫汾秋風俗因紆慢江山成易由駒王信不武孫叔是
無謀佳氣日將厭霸功誰與脩桑田東海變麋鹿姑蘇遊否運爭三
國康時劣九州山雖幕府在館豈豫章留水淀還相閱菱歌亦故道

雄圖不足問唯想事風流

入廬山仰望瀑布水

絕頂有懸泉喧喧出煙杪不知幾時歲但見無昏曉閃閃青崖落鮮
鮮白日皎洒流濕行雲濺水驚飛鳥雷吼何噴薄箭馳入窈窕昔聞
山下蒙今乃林巒表物情有詭激坤元曷紛矯默然置此去變化誰
能了

出爲豫章郡途次廬山東巖下

茲山鎮何所乃在澄湖陰下有蛟螭伏上與虹蜺尋靈仙未始曠窟
宅何其深雙闕出雲峙三宮入煙沉攀崖猶昔境種杏非舊林想像
終古跡惆悵獨往心紛吾嬰世網數載忝朝簪孤根自靡託量力况
不任多謝周身防常恐橫議侵豈匪鷓鴣列惕如泉壑臨迨茲刺江
郡來此滌塵襟有趣逢樵客忘懷俾野禽棲閒義未果用拙歡在今
願言答休命歸事邱中琴

巡屬縣道中作

春令夙所奉，駕言遵此行。途中却郡掾，林下招村氓。至邑無紛列，來人但歡迎。豈伊念邦政，爾實在時清。短才濫符竹，弱歲起柴荆。再入江村道，永懷山藪情。矧逢陽節獻，默聽時琴鳴。迹與素心別，感從幽思盈。流芳日不待，夙志蹇無成。知命且何欲，所圖唯退耕。華簪極身泰，衰鬢慚木榮。苟得不可遂，吾其謝世嬰。

南還以詩代書贈京都舊寮

舊宦晨昏闕，遵尊義取斯。窮愁年貌改，寂歷爾胡爲。不詔詞多忤，無容禮益卑。微生尙何有，遠跡固其宜。思擾梁山曲，情遙越鳥枝。故園從海上，良友邈天涯。雲雨歎一別，川原勞載馳。上慚伯樂顧，中負叔牙知。去國誠寥落，經途弊險巇。歲逢霜雪苦，林屬蕙蘭萎。欲贈幽芳歇，行悲舊賞移。一從關作限，兩見月成規。冉冉窮年籥，行行盡路岐。征鞍稅北渚，歸帆指南垂。樹晚猶葱蒨，江寒尙渺瀰。士風從楚別，山

水入湘奇石瀨相奔觸煙林更蔽虧層崖夾洞浦輕舸泛澄漪松篠
行皆傍禽魚動輒隨惜哉邊地隔不與故人窺疇昔陪鴛鷺朝陽振
羽儀來音雖寂寞接景每逶迤朝罷冥塵事賓來話酒卮邀歡逐芳
草結興選華池及此風成歎何時露可披自憐無用者誰念有情離
望美音容闊懷賢夢想疲因聲達霄漢持拙守東陂

初發道中贈王司馬兼寄諸公

昔歲嘗陳力中年退屏居承顏方弄鳥放性或觀魚曾是安疵拙誠
非議卷舒林園事益簡烟月賞恆餘不意棲愚谷無階奉詔書湛恩
均大造弱植愧空虛肅命趨仙闕僑裝撫傳車念行開祖帳憐別降
題輿誰謂風期許叨延禮數除義沾投分未情及解攜初追餞扶江
界光輝燭里閭子雲應寂寞公緒爲吹噓景物春來異音容日向疎
川原行稍穩鐘鼓聽猶徐林隔王公輦雲迷班氏廬戀親爲委咽思
德更躊躇狗義當由此懷安乃闕如願酬明主惠行矣豈徒然

夏日奉使南海在道中作

緬然萬里路赫曦三伏時飛走逃深林流爍恐生疵行李豈無苦而我方自怡肅事誠在公拜慶遂及私展力慚淺效銜恩感深慈且欲湯火蹈况無鬼神欺朝發高山阿夕濟長江湄秋瘴寧我毒夏水胡不夷信知道存者但問心所之呂梁有出入乃覺非虛詞

瀕陽峽

行舟傍越岑窈窕越溪深水閣先秋冷山晴當晝陰重林間五色對壁聳千尋惜此生遐遠誰知造化心

使至廣州

昔年嘗不調茲地亦遭迴本謂雙鳧少何知駟馬來人非漢使橐郡是越王臺去去雖殊事山川長在哉

春江晚景

江林皆秀發雲日復相鮮征路那逢此春心益眇然興來祇自得佳

處莫能傳薄暮津亭下餘花滿客船

與王六履震廣州津亭曉望

明發臨前渚潮來淨遠空水紋天上碧日氣海邊紅景物紛爲異人
情賴此同乘桴自有適非欲破長風

初發曲江溪中

溪流清且深松石復陰臨正爾可嘉處胡爲無賞心我由不忍別物
亦有緣侵自匪嘗行邁誰能知此音

自始興溪夜上赴嶺

嘗畜名山意茲爲世網牽征途累及此初復已非然日落青巖際谿
行綠篠邊去舟乘月後歸鳥息人前數曲迷幽嶂連圻觸閭泉深林
風緒結遙夜客情懸非梗胡爲泛無膏亦自煎不知于役者相樂在
何年

奉使自藍田玉山南行

征驂入雲壑始憶步金門通籍微驅幸歸途明主恩匪唯徇行役兼
得慰晨昏是節暑云熾紛吾心所尊海縣且悠緬山郵日駿奔徒知
惡囂事未暇息陰論嶢武經陳迹衡湘指故園水聞南澗險烟望北
林繁遠靄千巖合幽聲百籟喧陰泉夏猶凍陽景晝方噉懿此高深
極徒令夢想存盛明期有報長往復奚言

巡按自灘水南行

理棹雖云遠飲水寧有惜况乃佳山川怡然傲潭石奇峯岌前轉茂
樹隈中積猿鳥聲自呼風泉氣相激目因詭容逆心與清暉滌紛吾
謬執簡行郡將移檄卽事聊獨歡素懷豈兼適悠悠詠靡盬庶以窮
日夕

使還都湘東作

蒼庚昨歸候陽鳥今去時感物遽如此勞生安可思養真無上格圖
進豈前期甘節往來苦壯容離別衰盛明非不遇弱操自云私孤楫

清川渚征衣寒露滋風朝津樹落日夕嶺猿悲牽役而無悔坐愁祇
自怡當須報恩已終爾謝塵縉

旅宿淮陽亭口號

日暮荒亭上悠悠旅思多故鄉臨桂水今夜眇星河暗草霜華發空
亭鴈影過興來誰與晤勞者自爲歌

望月懷遠詩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情人怨遙夜竟夕起相思滅燭憐光滿披
衣覺露滋不堪盈手贈還寢夢佳期

秋夕望月

清迥江城月流光萬里同所思如夢裏相望在庭中皎潔青苔露蕭
條黃葉風含情不得語頻使桂華空

詠鷺

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暫來豈知泥滓賤祇見玉堂開繡戶時雙入華

軒日幾迴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

詠史

大德始無頗中智是所是居然已不一况乃務相詭小道致泥難巧
言因萋毀穰侯或見遲蘇生得陰揣輕既長沙傳重亦邊郡徙勢傾
不幸然跡在胡寧爾滄溟所爲大江漢日來委灑水雖復清魚鱉豈
游此賢哉有小白讎中有管氏若人不世生悠悠多如彼

勅賜寧王池宴

賢王有池館明主賜春遊淑氣林間發恩光水上浮徒參和鼎地終
謝濟川舟皇澤空如此輕生莫可酬

龍門旬宴得月字韻

恩華逐芳歲形勝兼韶月中席傍魚潭前山倚龍闕花迎妙妓至鳥
避仙舟發宴衎良在茲再來情不歇

天津橋東旬宴得歌字韻

清洛象天河東流形勝多朝來逢宴喜春盡却妍和泉鮪歡時躍林
鷺醉後歌賜恩頻若此爲樂奈人何

上賜水牕旬宴得移字韻

河漢非應到汀洲忽在斯仍逢帝樂下如遂海槎窺春賞時將換皇
恩歲不移今朝遊宴所莫比天泉池

故刑部李尚書荆谷山集會

嘗聞繼老聃身退道彌耽結宇倚青壁疏泉噴碧潭苔石隨人古烟
花寄酒酣山光紛向夕歸興杜城南

三月三日申王園亭宴集

稽亭追往事睢苑勝前聞飛閣凌芳樹華池落綵雲藉草人留酌銜
花鳥赴羣向來同賞處惟恨碧林曛

恩賜樂游園宴

寶筵延錫命供帳序羣公形勝宜春接威儀建禮同晞陽人似露解

愠物從風朝慶千齡始年華二月中輝光遍草木和氣發絲桐歲歲
無爲化寧知樂九功

驪山下逍遙公舊居遊集

君子體清尚歸處有兼資雖然經濟日無忘幽棲時卜居舊何所休
澣嘗來茲岑寂罕人至高深獲我思松澗聆遺風蘭林覺餘滋往事
誠已矣道存猶可追遺子後黃金作歌先紫芝明德有自來奕世皆
秉彝豈與磻溪老崛起周太師我心希碩人逮此問元龜怛悵旣懷
遠沉吟亦省私已云寵祿過况在華髮衰軒蓋有迷復邱壑無磷緇
感物重所懷何但止足斯

祠紫蓋山經玉泉山寺

指塗躋楚望策馬傍荆岑稍稍松篁入泠泠澗谷深觀奇逐幽映歷
險忘嶮嶮上界投佛影中天揚梵音焚香懺往昔禮足誓來今靈異
若有對聖先其可尋高僧聞逝者遠俗是初心辭剝經行處猿啼燕

坐林歸真已寂滅留迹豈埋沉法地自茲廣何云千萬金

冬中至玉泉山寺屬窮陰冰閉崖谷無景及仲春行縣復往
焉故有此作

靈境信幽絕芳時重暄妍再來及茲勝一遇非無緣萬木柔可結千
花敷欲然松間鳴好鳥林下流清泉石壁間精舍金光照法筵真空
本自寂假有聊相宣復此灰心者仍追巢頂禪簡書雖有畏身世亦
俱捐

郢城西北有大古塚數十觀其封域多是楚時諸王而年代
久遠不復可識唯直西有樊妃塚因後人爲植松柏故行
路盡知之

蘋藻生南澗蕙蘭秀中林嘉名有所在芳氣無幽深楚子初逞志樊
妃嘗獻箴能令更擇士非直罷從禽舊國皆湮滅先王亦莫尋唯傳
賢媛隴猶結後人心牢落山川意蕭疎松柏陰破牆時直上荒徑或

斜侵惠問終不絕風流獨至今千春思窈窕黃鳥復哀音

戲題春意

一作江南守江林三四春相鳴不及鳥相樂喜關人日守朱絲直年
催華髮新淮陽祇有臥持此度芳辰

同綦毋學士月夜聞鴈

棲宿豈無意飛飛更遠尋長途未及伴中夜有遺音月思關山路風
號流水琴空聲兩相應幽感一何深避繳歸南浦離羣叫北林聯翩
俱不定憐爾越鄉心

立春日晨起對積雪

忽對林亭雪瑤華處處開今年迎氣始昨夜伴春迴玉潤窗前竹花
繁院裏梅東郊齋祭所應見五神來

庭梅詠

芳意何能早孤榮亦自危更憐花蒂弱不受歲寒移朝雪那相妬陰

風已屢吹馨香雖尙爾飄蕩復誰知

照鏡見白髮聯句

宿昔青雲志蹉跎白髮年誰知明鏡裏形影自相憐

折楊柳

纖纖折楊柳持此寄情人一枝何足貴憐是故園春遲景那能久流
芳不及新更愁征戍客容鬢老邊塵

巫山高

巫山與天近煙景常青熒此中楚王夢夢得神女靈神女去已久雲
雨空冥冥唯有巴猿嘯哀音不可聽

剪綵

姹女矜容色爲花不讓春旣爭芳意早誰待物華真葉作參差發枝
從點綴新自然無限態長在豔陽晨

聽箏

端居正無緒那復發秦箏織指傳新意繁絃起怨情悠揚思欲絕掩抑態還生豈是聲能感人心自不平

賦得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不復理殘機思君如滿月夜夜滅清輝

荊州作二首

先達志其大求意不約文士伸在知己己况仕於君微誠夙所尙細故不足云時來忽易失事往良難分顧念凡近姿焉欲殊常勳亦以行則是豈必素有聞千慮且猶失萬緒何其紛進士苟非黨免相安得羣衆口金可鑠孤心絲共棼意忠仗朋信語勇同敗軍古劍徒有氣幽蘭祇自薰高秩向所忝於義如浮雲

其二

千載一遭遇往賢所至難問余奚爲者無階忽上搏明聖不世出翼亮非苟安崇高自有配孤陋何足干遇恩一時來竊位三歲寒誰謂

誠不盡知窮力亦殫雖致負乘寇初無挾術鑽浩蕩出江湖翻覆如
波瀾心傷不林樹自念獨飛翰狗義在匹夫報恩猶一殮况乃山海
澤效無毫髮端內訟已慙沮積毀今摧殘胡為復惕息傷鳥畏虛彈
秋風入前林蕭颼鳴高枝寂寞遊子思寤歎何人知臣成名不立志
存歲已馳五十而無聞古人深所疵平生去外飾直道如不羈未得
操割效忽復寒暑移物情自古然身退毀亦隨悠悠滄江渚望望白
雲涯路下霜且降澤中草離披蘭艾若不分安用馨香為

其二

庭蕪生白露歲候感遐心策蹇慚遠途巢枝思故林小人恐致寇終
日如臨深魚鳥好自逸池籠安所欽掛冠東都門採蕨南山岑議道
誠愧昔覽分還愜今無然憂成老空爾白頭吟

郡府中每晨興輒見羣鶴東飛至暮又行列而返嗒唳雲路

甚和樂焉予愧獨處江城常目送此意有所羨遂賦以詩
雲間有數鶴撫翼意無遺曉日東田去宵煙北渚歸歡呼良有適羅
列好相依遠集長江靜高翔衆鳥稀豈煩仙子馭何畏野人機却念
乘軒者拘留不得飛

忝官二十年盡在內職及爲郡嘗積戀因賦詩焉

江流去朝宗晝夜茲不舍仲尼在川上子牟存闕下聖達有由然孰
是無心者一郡苟能化百城豈云寡愛禮誰爲羊戀主吾猶馬感初
時不載思奮翼無假閑宇嘗自閉沉心何用寫攬衣步前庭登陴臨
曠野白水生迢遞清風寄瀟洒願言采芳澤終朝不盈把

初秋憶金均兩弟

江渚秋風至他鄉離別心孤雲愁自遠一葉感何深憂喜嘗同域飛
鳴忽異林青山西北望堪作白頭吟

二弟宰邑南海見羣鴈南飛因成詠以寄

鴻鴈自北來嗷嗷度煙景嘗懷稻梁惠豈憚江山永小大每相從羽
毛當自整雙鳧侶晨泛獨鶴參宵警爲我更南飛因書至梅嶺

將發還鄉示諸弟

歲陽亦頽止林意日蕭滅云胡當此時緬邁復爲客至愛孰能捨名
義來相迫負德良不貲輸誠靡所惜一木逢廈構纖塵願山益無力
主君恩寧利客卿璧去去榮歸養憮然歎行役

敘懷二首

弱歲讀羣史抗迹追古人被褐有懷玉佩印從負薪志合豈兄弟道
行無賤貧孤根亦何賴感激此爲鄰

其二

晚節從卑秩歧路良非一旣聞持兩端復見挾三術木瓜誠有報玉
楮論無實已矣直躬者平生壯圖失去去勿重陳歸來茹芝朮

秋懷

感惜芳時換誰知客思懸憶隨鴻向暖愁學馬思邊留滯機還息紛
拏網自牽東南起歸望何處是江天

雜詩五首

孤桐亦胡爲百尺傍無枝疎陰不自覆脩幹欲何施高岡地復迴弱
植風屢吹凡鳥已相噪鳳凰安得知

其二

蘿鳥必有託風霜不能落酷在蘭將蕙甘從葵與藿運命雖爲宰寒
暑自迴薄悠悠天地間委順無不樂

其三

良辰不可遇心賞更蹉跎終日塊然坐有時勞者歌庭前攬芳蕙江
上託微波路遠無能達憂情空復多

其四

湘水弔靈妃班竹爲情緒漢水訪遊女解佩無誰與同心不可見異

路空延佇浦上青楓林津傍白沙渚行吟至落日坐望祇愁予神物亦豈孤佳期竟何許

其五

木直幾自寇石堅亦他攻何言爲用薄而與火膏同物累有固然誰能取徑通纖纖良田草靡靡唯從風日夜沐甘澤春秋等芳叢生性苟不夭香臭誰爲中道家貴至柔儒生何固窮終始行一意無乃過愚公

故刑部李尙書挽歌詞三首

仙宗出趙北相業起山東明德嘗爲禮嘉謀屢作忠論經白虎殿獻賦甘泉宮與善今何在蒼生望已空

其二

宿昔三台踐榮華駟馬歸印從青鎖拜輸入紫宸揮題劍恩方重藏舟事已非龍門不可望感激涕沾衣

其三

永歎常山寶沉埋京兆阡同盟會五月華表記千年渺漫野中草微
茫空裏煙共悲人事絕唯對杜陵田

故徐州刺史贈吏部侍郎蘇公挽歌詞三首

韋玄方繼相荀爽復齊名在貴兼天爵能賢出世卿學聞金馬詔神
見玉人情藏壑今如此爲山遂不成

其二

相如只謝病子敬忽云亡豈悟瑤臺雪分雕玉樹行清規留草議故
事在封章本謂山公啓而今歿始揚

其三

返葬長安陌秋風簫鼓悲奈何相送者不是平生時寒影催年急哀
歌助晚遲寧知建旗罷丹旄向京師

故滎陽君蘇氏挽歌詞三首

門緒公侯列嬪風詩禮行松蘿方有寄桃李忽無成劍去雙龍別雛
哀九鳳鳴何言嶧山樹還似半心生

其二

永歎芳魂斷行看草露滋二宗榮盛日千古別離時竟罷生芻贈空
留畫扇悲客車候曉發何歲是歸期

其三

縞服紛相送玄扃翳不開更悲泉火滅徒見柳車迴舊室容衣奠新
塋拱樹栽唯應月照簞潘岳此時哀

眉州康司馬挽歌詞

家受專門學人稱入室賢劉楨徒有氣管輅獨無年謫去長沙國魂
歸京北阡從來匣中劍埋沒罷衝天

題畫山水障

心累猶不盡果爲物外牽偶因耳目好復假丹青妍嘗抱野間意而

迫區中緣塵事固已矣秉意終不遷良工適我願妙墨揮巖泉變化
合羣有高深侔自然置陳北堂上做像南山前靜無戶庭出行已茲
地偏萱草憂可樹合歡忿亦蠲所因本微物况乃憑幽筌言象會自
泯意色聊自宣對翫有佳趣使我心眇綿

讀書巖中寄沈郎中

素有巖泉僻全無車馬音溪流通海曲洞豁廠軒陰石几漁舟傍沙
灣鷗鷺臨仙禽胡不至野鶴恆自吟慮定時觀易泉深間撫琴真有
清涼處不令炎熱侵寄語吾知己同來賞此心

附沈佺期寄題書堂巖

南山有巖洞崆峒廠奇境直頂多懸巒陡壁開軒景一水石底穿澄
潭鑑人影几席排天然讀書堪晝永巖外雲霞聯溪間嵐氣冷幽寂
透心空清曠徹理靜雖未常遨遊友我神相領寤寐時及之塵眸豁
然醒寄語與山靈祇今愧萍梗無能伴主人響答長崑岡

奉和聖製途次陝州作

馳道當河陝陳詩問國風川原三晉別襟帶兩京同後殿函關盡前
旌塞路通行看洛陽陌光景麗天中

登總持寺閣

香閣起崔嵬高高沙板開攀躋千仞上紛詭萬形來草間商君陌雲
重漢后臺山從函谷斷川向斗城迴林裏春容變天邊客思催登臨
信爲美懷遠獨悠哉

晚憩王少府東閣

披軒肆流覽雲壑見深重空水秋彌淨林煙晚更濃坐隅分洞府簷
際列羣峯窈窕生幽意參差多異容還慚大隱跡空想列仙蹤賴此
昇攀處蕭條得所從

洪州西山祈雨是日輒應因賦詩言事

茲山蘊靈異走望良有歸邱禱雖已久吐心難重違遲明申藻薦先

夕旅巖扉獨宿雲峯下蕭條人吏稀我來不外適幽抱自中微靜入
風泉奏涼生松栝圍窮年滯遠想寸晷閱清暉虛美悵無屬素情緘
所依詭隨嫌弱操羈束謝貞肥義濟亦吾道誠存爲物祈靈心倏已
應甘液幸而飛閉閣且無責隨車安敢希多慚德不感知復是耶非
附王維獻始興公

寧棲野樹林寧飲澗水流不用坐梁肉崎嶇見王侯鄙哉匹夫節布
褐將白頭任智誠則短守仁固其優側聞大君子安問黨與仇所不
賣公器動爲蒼生謀賤子跪自陳可爲帳下不感激有公議曲私非
所求

又王維寄荊州張丞相

所思竟何在悵望深荆門舉世無相識終身念舊恩方將與農圃藝
植老邱園目盡南無鴈何由寄一言

答王維

荆門憐野鴈湘水斷飛鴻知己如相憶南湖一片風

附宋之問初發荆府贈長史

三載相孤立千秋鑑獨存仍隨五馬謫載與兩禽奔明主無由見羣公莫可言幸君逢聖日何惜理虞翻

附孟浩然望洞庭湖贈張丞相

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

唐丞相曲江張文獻公集卷之三

唐丞相曲江張文獻公集卷之四

勅書 制書

勅皇太子納妃

勅朝集使書

勅朝集使書

勅朝集使書

勅朝集使書

勅歲初處分

勅令禮部掌貢人

勅幸西京

勅置十道使

勅授十道使

勅處分舉人

勅停官祭贈太子

勅處分縣令書

勅處分縣令書

勅處分選人

勅議放私鑄錢

勅宴朔方將士

勅宴幽州老人

勅慮囚

勅擇日告廟

籍田制

諸王實封制

貶韓朝宗制

廢王皇后制

停燕國公中書令制

勅皇太子納妃

勅禮有謹於初義亦重其本凡庶媼媾且猶正於人倫况在元良更將承於宗祀皇太子鴻儲副是屬仁孝自然爰從吉辰式備嘉禮上事下繼君子重之言告言歸朕豈無慰非獨在予之慶宜申與衆之澤應天下囚徒死罪特宜免死配流嶺南遠處流罪降至徒徒已下罪並宜釋放其造僞不首勾合知情受僞人等罪雖徒流仍便隸爲百姓至彼勿計東西諸道征行人家及鰥寡惇獨委州縣長官檢校矜放差科使安其業中間有不支濟者量事賑給仍量助其營種長安萬年兩縣百姓及今月當上贖騎衛士雜匠掌閑幕士駕士工人樂人供膳主膳官馬主食弓等並免其家今年地稅三衛細引飛騎萬騎監門長上及禮生有職掌者各減一年勞在京文武官九品已

上見在京外官因公使及當上在京新除五品已上外官未辭并致仕官朝朔望者各賜勳一轉東宮官九品已上諸司緣禮會祇供官等更加勳一轉五禮使兵部尙書兼中書令蕭嵩特封徐國公禮會使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休特與三品妃禮會使少府監馮紹正賜紫金魚袋諸副使及判官更加勳一轉禮官儻者夾侍官及孔目官使典主旌節等選日優與處分仗內馬家內侍省給使教坊音聲人緣太子禮會祇供者各賜勳一轉皇太子舅尙輦奉御趙迥進特與三品仍改三品官前右武衛奇曹趙迥進特與五品仍改與五品官皇太子侍讀侍書等各加一階皇太子諭德潘蕭特與五品太子妃兄通事舍人薛愿特與五品仍改與五品官兄吏部常選特與五品仍與六品官今日應預會官等各節級給賜物卽宜領取宴慰者所以宣其情頒錫者所以將其意公卿百辟庶知朕心

勅處分十道朝集使

勅朝集使等朕恭己承天守文繼位布一心於兆庶明四目於萬方
恆恐道或未周物不遂性旁求俊乂共理黎元於茲羣辟寧不我副
凡今政要略有四端衣食本於桑農禮義興於學校流亡出於不足
爭訟由於無恥故先王務其三時將以厚生也脩其五教將以惇俗
也有國有家同知此義不患不知患在不行爾且長吏數改政教屢
移在官當先爲國理人各揚其職不當冒榮干進苟利其身澆俗不
可不革淳風不可不長近今刺史在任四考方遷實欲始終其情黜
陟斯繫必若縣得良宰萬戶息肩州有賢牧千里解帶仁政不遙行
之則是皆能勵節朕復何憂且如浮逃客戶所在安輯征鎮人家每
事憂恤倉儲唯實賦役唯均鰥寡撫存盜賊禁止郵驛無弊姦訛不
生念茲八事朕常屢想嗟爾庶尹可不用心卿等還州遞相勸勉遵
此王度恤彼下人敬順天常無違月令夫星列躔次土分區域休咎
之徵惟人所感善必知主惡亦有由每至歲成當加賞罰宜知朕意

並卽好去

勅處分十道朝集使

勅朕臨御天下二十餘載每念至理實仗羣賢何嘗不敷求循良共
底于道隼旃熊軾光寵有加甘靈鳳凰寂寥無紀豈朕之不德感致
止然爲庶尹所能已極於此是用寤寐增歎殷勤永懷更爲後圖或
未晚也且一郡之政繫一己之能泉源旣清蓬蔕自直爲長吏者可
不勉之卿等至州遞相慰誨以副共理之意用光分憂之委且如江
左爰及山南歲小不登人已菜色皆由好逐朝夕之利而無水旱之
儲卒遇凶年莫非艱食此則政乖慮始人無勸分欲免流庸不可得
也夫氓者冥也豈能自謀政者正也當矯其弊所由長吏可不勉歟
相其物土之宜務以耕桑之本時無妨奪吏不侵漁旣富而教奚畏
不理至若征鎮役重孤弱命窮將須哀矜以遂仁恕其餘常科所禁
自可舉而行之豈煩縷說方振綱領乃者庚子制書已明理要徐思

其意勿謂空言若風教未弘議能蓋闕竟入朝計冀幸遷除勿曰不知將自誣也方牧參佐各宜思之朕所待賢能不惜官秩惟聲實是與惟履行是憑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豈有限也何在汲汲不安於理郡哉誠須勵精以俟後命並卽好去

勅處分朝集使

勅朕受命子人義兼君父思致可封之地無忘終食之間自有萬邦幾將二紀而刑政或舛風俗尙澆行所望而未至顧本懷而自失雖朕之不德在予之過有歸而卿等共理患己之誠豈到至如典州當侯伯之尊宰邑敵子男之寵好進之輩且不務於政成欲達之心獨未思於義取朕所以數戒勅以見意增祿秩以勸能何嘗有公方清白者不昇理道循良者不用若聲績未著黎庶未康牧守未朝而輒遷參佐踰年而競入此獨爲人之資地爾豈是責成之意耶以故一切還州將矯其弊卿等至彼明諭朕意知不以中外爲隔唯以億兆

爲憂頃以天下浮逃先有處分所在括附便入差科輒相容隱亦令糾告如聞長吏不甚存心致令流庸更滋前弊未革自行此法卽有姦生逃者租庸類多乾沒長吏明察豈其然乎此色每年別須申省比類多少以爲殿最又獄訟所寄人命是懸近恐妨農特原輕繫俾加閱實乃多幽枉都邑尙爾郡縣可知各以貶官用懲主吏自今以後天下繫囚等應申覆知證在遠而就中稍重者不得過十日次不得過五日其餘輕科量宜決遣不得因此復加楚毒且外臺者長吏主之至如禮義不興耕桑不勸孤寡不恤徭役不均不肅吏人不清盜賊不懲侵暴不糾姦訛有一於此是誰之過其遊僧幻者誑誘愚人窮其根萌特須禁絕諸軍征鎮每遣優矜如聞比來未免辛苦特宜撫恤使得安存今農扈戒期耕夫在野事非急切不得追呼卿等至州一一宣示當遣察問勿不用心卽宜好去

勅處分十道朝集使

勅十道及朝集使等信賞以勸能刑罰以懲惡謂之二柄所以一人
朕念彼黎元比遭水旱而賦役不等浮惰相仍且無緝寧漸用凋弊
所以慎擇長吏兼命使臣寵數所加亦云不薄智能自效豈是末圖
政之殊尤永用虛佇且郡縣所理黎庶是切善爲政者防於未然均
其有無省其徭役事事有豫早爲之所雖遭歲惡固亦人安况在豐
年不能招緝遂使戶多虛掛人苦均攤務欲削除更成詭故已逃者
未必爲削爲姦者因此便除一啓其端豈勝其弊向若州有明牧縣
有良宰而精心緝理豈若是乎卿等至州將朕此意優柔慰勉各令
用心招撫流庸補綴居業使免助逃之費是爲救弊之先此不存心
更知何理且刺史縣令專任不輕自有非違將何率勵至如親識遊
客憑恃威權囑託下寮搖動獄訟或差遣不當致令損失或處分有
乖便至煩擾兼有不肅諸吏唯只自謹一身姦豪盜賊無所畏懼是
虛荷榮寵徒增祿秩此而可容孰謂尸曠並委諸道條察具狀奏聞

今甘澤以時農桑爲重不急之務先已勒停宜更申明勿妨春事諸處百姓貧窶者多雖有隴畝或無牛力勸率相助令其有秋所繫囚徒速令決斷無令冤滯致有妨奪鰥寡惇獨征鎮之家倍須撫存勿有科喚朕有所懸爵秩惟待賢能若政舉一州惠施一縣使者廉問必以狀聞既能副於朕懷亦當待以不次誠可復也豈食言哉並卽好去

勅歲初處分

勅天地以大德生羣有聖人以大寶守萬物古者受命之君謂之承天之序明有所代夫豈徒然道無欽崇命不永保帝寶臨汝人曷戴君朕所以每期庶乎合於仁覆之意也夫宓羲神農黃帝堯舜或誅而不怒或教而不誅彼亦何爲獨臻於此朕自有天下二紀及茲雖未能畫衣以禁亦未嘗刑人於市而政猶躋駁俗尙澆醜當是爲理之心未返於本耳凡人豈不仁於父母兄弟不欲於飲食衣服乎而

卒被無孝友之名不温飽之困其故何哉蓋未聞義方不識善道或任小智而爲詐或見小利而苟得致遠則窮繼之以暴已而身受戮誅家不相保愚妄之徒類多自陷訟獄之弊恆由此作吁可悲乎亦在教之不明也蓋刑罰者不獲已而用之天下黔黎皆朕赤子以誠告示其或知歸何必用威然後致理先務仁恕寧不懷之且五常循行豈須深識六親和睦何待丁寧自宜勉之以副所望刑措不用道在于茲今獻歲之吉迎氣伊始敬順天常無違月令所由長吏可舉舊章諸有嫗伏孕育之物蠢動生植之類慎無殺伐致令天傷九土異宜三農在候聚衆興役妨時害功特宜禁止以助春事至若家有征鎮人或孤惇物向陽和此獨憂悴良可憫也亦宜所由隨事憂恤蓋不體仁無以爲長不知道無以用心故道者衆妙之門而心者萬事之統得其要會義可以兼濟於人失其指歸生不能自全於己故我玄元皇帝著道德經五千文明乎真宗致於妙用而有位者未之

講習不務清淨欲令所爲之政教何從而致于太和者耶百辟卿士各須詳讀勉存進道之誠更圖前席之議至如計校小利綜緝煩文邀名直行去道彌遠違天和氣生人怨心朕甚厭之所不取也各勵精一共興玄化俾蒼生登於仁壽天下還於淳朴豈遠乎哉行之可至其老子道德經宜令士庶家藏一本仍勸習讀使知指要每年貢舉人量減尙書論語一兩道策准數加老子策俾敦崇道本附益化源朕推誠與人有此教誠必驗行事豈垂空言今之此勅亦宜家置一本每須三省以識朕懷

勅令禮部掌貢人

勅每歲舉人求士之本專典其事寧不重歟頃年已來惟考功郎所職掌位輕事重名實不倫欲盡委長官又詮選猥積且六官之列體國是同况宗伯掌禮宜主賓薦自今已後每諸色舉人及齋郎等簡試並於禮部集旣衆務煩雜仍委侍郎專知

勅幸西京

勅朕所時邁皆順物情向屬關輔無年遽爾東幸固非爲己將以息人今百穀旣成庶務皆省而五陵所奉誠在京師安可更留周南有闕時薦宜以來年正月七日取南路幸西京所司准式應緣行幸所須務從節減所由明爲條例勿使勞煩

勅置十道使

勅歲比不登人或流亡言念菜色朕用疚懷而牧宰是寄惠養猶缺黎元爲本賦斂未均當宁思之良所於邑且十連爲率六察分條周漢以還事有因革帝王之制義在隨時其天下諸道宜依舊逐要便置使令採訪處置若牧宰無政不能綱理吏人有犯所在侵漁及物土異宜人情不便差科賦稅量事取安朕所責成貴在簡要其餘常務不可妄干其使宜令中書門下卽簡擇奏聞朕將親覽焉

勅授十道使

勅言念蒼生心必遍於天下自古良牧福猶潤於京師所以歷選列城聿求連率豈徒刺察將委緝寧朝散大夫檢校御史中丞關內道宣慰賑給使上柱國盧絢等任寄已深聲實兼茂咸貫通於理道益純固於公心或華髮不衰或白圭無玷可以範儀郡國康濟黎元間歲已來數州失稔頗致流亡能勿殷懷吏又不畏不仁人或不安不便誠須矯過必在仗賢而前此使車不無殷鑑事皆掣肘務欲總權小有舉於毫髮大莫振於綱領本不條察却用煩苛永言所期豈云自弊今既各膺重寄允謂通才以蠲疾苦之原當叶大中之義若令行一道利及萬人朕所設官以待能者朝之優秩必歸令譽言可復也宜副朕懷可依前件

勅處分舉人

勅求賢濟理詢事考言務取由衷以觀深識頃年策試頗成弊風所問既不切於時宜所對亦何關於政事徒徵隱僻莫見才明以此擇

賢良未得所卿等各膺推薦副朕虛求宜其悉心各盡所見勿復仍舊空載游詞各宜就食食訖就試

勅停官祭贈太子

勅諸贈太子頃年官爲立廟并致享祀雖欲歸厚而情且未安烝嘗之時子孫不預若專令官祭是以疎間親遂此爲常豈云教孝其諸贈太子有後者但官爲致廟各令子孫自主祭其祭置及官悉停若無後宜令依舊

勅處分縣令

勅諸縣令等自古致理其在命官今之所切莫如守宰朕每屬意尤重此官有善者雖遠必昇無能者從近而廢固已惟取才實非務官資事亦坦然天下所見而浮競之輩未識朕懷俾其宰邑便爲棄地或以煩碎而不專意或以僻遠而不畏法浸染成俗妨奪爲常嗷嗷下人於何寄命朕所以寢興軫念思有以濟之故令吏曹精選才幹

卿等各膺推擇用簡朕心若能理化有成聲實相副必有超擢終不食言如其謂人不知唯利是視自速負敗兩喪身名智者所圖應不至是各宜勉勵以副勤祝

勅處分縣令

勅新除河南府密縣令張稷等令長之任黎庶尤切比嘗選衆未盡得人然而勇進之流乃非其好矯弊之政豈無所革今旣各膺獎用當盡良能期月有成聲能若著所列清要惟待賢才旣爾有聞不患無位各宜勉勵以副朕心

勅處分選人

勅朕憫茲下人不忘降寐庶乎富教寄在牧宰所以推擇才能親加考覈卿等各膺時用副朕虛求亦旣得人佇聞佳政若能銳精爲理聲績有稱卽當待以不次信斯言之可復如其政不能舉行且有遺豈獨敗於厥躬必將坐於舉主此亦明約不得不然各宜勉之以成

名節今賜卿少物各宜領取並於朝堂坐食食訖好去

勅議放私鑄錢

勅布帛不可以尺寸爲交易菽粟不可以抄勺貿有無故古之爲錢將以通貨幣蓋人所作非天實生頃者耕織爲資乃稍賤而傷本磨鑄之物却以少而致貴頃雖官鑄所入無幾約工計本勞費又多公私之間給用不贍永言其弊豈無變通往者漢文之時已有放鑄之令雖見非於賈誼亦無廢於賢君况古往今來時異事變反經之義安有定耶終然固拘必無足用且欲不禁私鑄其理如何公卿百僚詳議可否朕將親覽擇善而從

勅處分宴朔方將士

勅朔方軍節度大使兵部尙書信安郡王禕總戎朔陞經略萬里賦車籍馬精卒銳兵自其有虞莫不素練而醜虜背誕偏師致誅謀若有神取如俯拾雖廟略之云遠亦將士之力焉威武載揚頑凶且懾

狂寇覆巢以奔北羣師掉鞅而來歸因其凱旋聊加宴樂各宜坐食相與盡歡其軍將已下官賞別有處分信安郡王禕與一子官

勅宴幽州老人

勅幽州老人師知禮等比者林胡翻覆薦歲不寧戎馬之鄉良亦艱苦而賊虜自叛天實誘之主將致誅略無遺噍實除邊患且減征徭卿等忠義因心遠來陳賀深所嘉尚並宜坐食各有賜物食訖領取

勅慮囚

勅時向炎蒸人或冤繫豈忘仁恕固須審察其京都城見禁囚宜令中書門下及留守檢覆訖徒已下罪各委所由長官據情狀量決罰便放死罪已下遞降一等有情狀難容合決格杖者決訖准例處分天下諸州亦並准此

勅擇日告廟

勅邊境爲患莫甚於林胡朝廷是虞幾煩於將帥重徒屢出芻粟載

勞使燕趙黎氓略無寧歲而山戎種落常爲匪人近有野心窮而歸我曾是懷附每所撫柔而不變梟音輒爲獸搏幽州節度使副大使張守珪等乘間電發表裡奮討積年逋誅一朝翦滅則東北之侵便以廓清河朔之人差寬征戍此皆上憑九廟之略下仗羣帥之功今其凱旋敢不以獻宜擇吉日告九廟所司隹式

籍田之制

門下棗盛所以奉神祇耕籍所以助人力旣義率于下而敬在其中是爲先農存諸大典故周宣不復於古而號公致諫漢文能脩其政而班史美談朕自御極以來動咨故實惟是千畝未展三推匱神困人降災移歲庸不在此良以憮然今星紀旣周土膏將動去農祥而不日考帝籍之以時朕其親耕以實神廩宜令禮官博士詳擇典故有司速卽施行

諸王實封制

門下先王之制封建有等諸侯所食征賦以歸河西節度大使原州都督慶王潭河東節度大使原牧棣王治河北節度大使幽州大都督鄂王涓等性皆中和行無外飾教以詩禮能漸義方雖已列於封圻竟未疇於并賦頃以孝友之習且在深宮服用之間亦從御府既申開國之典宜崇書社之數可各食實封二千戶主者施行

貶韓朝宗洪州刺史制

門下所遣使臣將恤人隱頻亦諭旨期於悉心而政或相蒙賞或失善以此致理未嘗聞之朝請大夫荊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判襄州刺史山南道採訪處置等使上柱國長山縣開國伯韓朝宗亟登清要爰委條察宜恭爾職以副朕懷而乃私其所親請以爲邑未盈三載已至兩遷旣殊德舉自速官謗及令按事果驗非財傷敗實多驕誣斯甚舉不爲黨豈其言歟事咨於周則異於是不能自律何以正人仍期後效且示輕貶可使持節都督洪州諸軍事守洪州刺史散官

勳封如故馳驛赴任雖知人則哲在予之責已深而事上竭誠爲臣之節當勵其有賞罰不正枉直失措陷於阿比隳我綱目有一於此誰其捨諸凡今刺舉宜以爲戒主者施行

廢王皇后制

門下朕承五聖之緒爲萬國之君敢以私愛而廢至公內顧而忘鴻業皇后王氏天命不祐華而不實居上畜虎狼之心御下甚鷹鷂之跡造起獄訟朋扇朝廷見無將之端有可諱之惡焉得敬承宗廟母儀天下可廢爲庶人就別院安置刑于家室有愧昔王爲國大計蓋非獲已布告天下咸使知聞

停燕國中書令制

門下中書令燕國公張說往屬艱難輸誠於履險及茲輔相潤色於告成而不察細微之人頗乖周慎之旨朕略小存大念舊錄功且法不欲屈宜罷中樞之任義亦有在更崇端揆之榮可尙書右丞相仍

將國史於宅脩撰主者施行

唐丞相曲江張文獻公集卷之四

卷之四

公集卷之四

公集卷之四

唐丞相曲江張文獻公集卷之五

勅書

勅薛泰書

勅王斛斯書

勅張待賓書

勅虞靈章書

勅張楚賓書

勅牛仙客書

勅北庭將士書

勅張待賓書

勅將士百姓書

勅金興光書

勅牛仙客書

勅蓋嘉運書

勅王斛斯書

勅張守珪書

勅張守珪書

勅王昱書

勅投降奚等書

勅契丹王據埽書

勅張守珪書

勅金興光書

勅涅禮書

勅李歸國書

勅李歸國書
勅烏知義書

勅涅禮書
勅張守珪書

勅張守珪書
勅張守珪書

勅張守珪書
勅張守珪書

勅烏知義書
勅諸將士書

勅新羅王書
勅渤海王書

勅渤海王書
勅渤海王書

勅渤海王書
勅烏知義書

勅王忠嗣書

勅薛泰書

勅薛泰朕撫育降奚每事過厚衣食供給數年于茲而禽獸無知不
懷恩信相率種落一時叛亡此於國家譬猶蚊蚋耳無所憚惜推其
惡心總是亂階私相招誘若不撲滅何以示威卿可率所統與紀思

誨王忠嗣等計會進討卿既久在邊鎮深練兵權進退動靜惟變所適敵則預料奇出臨時會在審量不可輕舉氣候漸暖卿及將士已下並得如宜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安西副大都護王斛斯使人兼趙壁近至省表具之前已勒卿嚴加部勒近得奏請皆依處置卿當此信任必用盡誠蕃鎮之虞且無西顧頃者劉渙囚悖遂起姦謀朕以偏荒比如隱忍而惡跡轉露人神不容忠義之徒復知密旨且聞伏法自取誅夷狂愚至深亦何足道卿與彼地近想備知之突騎施比來不窺隙會須審察至竟如何蕃中人來未可輕信但當撫養士卒而臨事制宜必先保全以此爲上夏初已熱卿及將士已下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西州都督張待賓書

勅西州都督張待賓累得卿表一一具知劉渙凶狂自取誅滅遠近

聞者莫不慶快卿誠深疾惡初屢表聞邊事動靜皆爾用意卽朕無憂也夏初漸熱卿及將士官寮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清夷軍使虞靈章書

勅清夷軍使虞靈章窮寇傷殘寄命無所猶以遺噍敢犯塞垣卿義勇過人臨難無苟親當矢石逐此犬羊略有梟夷足申威武邊寄盡節朕甚嘉之仍聞鋒鏑旣交在卿亦有所損神道助順應不爲災今將藥物可以時療所有將士用命卽具狀以聞其不幸陣亡固深悼惜亦宜追錄當有加贈夏末甚熱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伊吾軍使張楚賓書

勅伊州刺史伊吾軍使張楚賓近得卿表知沙陁入界此爲劉渙凶逆處置狂疎遂令此蕃暫有遷轉今劉渙伏法遠近知之計沙陁部落當自歸本處卿可具宣朝旨以慰其心兼與蓋嘉運相知取其穩

便豐草美水皆在北庭計必思歸從其所欲也卿可量事安慰仍勿
催迫處置了日具以狀聞夏中盛熱卿及將士百姓以下並平安好
遺書指不多及

勅河西節度牛仙客書

勅河西節度使牛仙客邊事煩總苦己勞神若不纖悉安得條理頃
聞訓練士馬蓄積軍儲資用有餘動不無備是卿忠烈更勤經略事
事如此朕復何憂摩管之間想皆得所卿近有奏請並已處分夏末
甚熱卿及將士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遺書指不多及

勅北庭將士已下書

勅北庭將士翰海軍使蓋嘉運已下逆胡忿戾乘此猖狂驅率匪人
圍犯邊鎮皆如素慮不出下策卿等雖在絕境且據堅城將士一心
莫非勇義觀釁而動取亂在茲宜臨事籌之無失此便但蘇祿本以
姦詐誑誘羣胡無德在人何能有國今乃驅烏合之衆作不義之舉

師曲在老族滅其時卿可因其不固之心乘其已疲之衆擒擒歸路
翦滅逋醜此亦天與豈直人謀仍熟料之取萬全也國之重賞惟待
奇功豈在言之自良圖耳比秋氣已冷卿及將士百姓並平安好遣
書指不多及

勅西州都督張待賓書

勅西州都督張待賓及官吏百姓已下不虞狂賊擁衆多時彼州軍
人素乏器械聞其悉力能不懸心卿等堅守孤城敵此凶寇亦既久
拒終然萬全斯乃義可感幽鬼神相助妖不勝德氛侵自銷來無所
能去無所得犬羊之衆道路埋魂其於破傷亦云甚矣向使甲戈有
預士卒且強躡彼歸途可無噍類卽令所司支料以備後來其有功
之人各且據實以時敘定當有酌賞其龍泉寺小堡被其殘破雖已
收拾猶慮損傷各宜宣慰令得存活秋氣已冷卿及寮吏百姓已下
並平安好今賜卿衣一副至宜領取遣書指不多及

勅北庭將士百姓等書

勅北庭將士部落及百姓等忠義所感在臣子而固然凶惡必誅雖鬼神而亦爾逆賊劉渙不意含氣有此狂愚忽於夷塗坐生逆節姦謀雖起狡數自窮誘人不從欺天斯甚由是忠義奮發凶醜就擒雖則奴庸何足比數然於荒徼亦云除惡皆是卿等同心盡力向國輸忠能協人鬼之謀不貽戎狄之笑朕每以嘉歎無忘於心所云有功皆已優賞懲惡勸善實在於茲夏中甚熱卿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新羅王金興光書

勅新羅王開府儀同三司使持節大都督雞林州諸軍事上柱國金興光賀正使金碣丹等至兼得所進物省表具之海路艱阻朝賀不闕歲益忠謹日以嗟稱所謂君子爲邦動必由禮頃者渤海靺鞨不識恩信負恃荒遠且爾逋誅卿嫉惡之情常以奮厲故去年遣中使

同行成與金思蘭同往欲以叶謀比聞此賊困窮偷生海曲唯以抄竊作梗道路卿當隨近伺隙掩襲取之奇功若有所成重賞更何所愛適欲多有寄附實慮此賊抄奪不可不防豈資窮寇待蕩滅之後終無所惜一昨金志廉等到緣事緒未及還期忽嬰療疾遽令救療而不幸殂逝相次數人言念殊鄉載深軫悼想卿聞此良以增懷然死者生之常固其命也固當理遣無以累情初秋尚熱卿及首領百姓已下並平安好今有答信物及別寄少信物並付金信忠往至宜領取遣書指不多及

勅河西節度使牛仙客書

勅河西節度使牛仙客戎狄無義禽獸不若但當以兵威取此豈可人道論之突騎施頃者通和朕每撫之如子行李來往不隔歲時賜與優饒非直君長而窺我邊隙圖陷庭川闕俟斤所以見誅天下孰云不當不思己過仍敢我讐率其犬羊犯我城堡是其送死之日可

謂天亡之時若不因其自來乘危決策一失此便後悔何追宜密令
安西徵蕃漢兵一萬人仍使人星夜倍道與大食計會取葉護敦達
等路入碎葉令王斛斯自領精騎取其家口河西節度內發蕃漢二
萬人取瓜州北高岡伯帳路西入仍委卿簡擇驍將統率仍先與西
庭等計會尅日齊入此已勅朔方軍西受降城定遠城及靈州兼取
大家子弟并豐安新泉等軍共徵二萬於瓜州北庭招託就中簡擇
驍健五千人先入直赴北庭從瓜州宜給一月熟糧若至北庭糧貯
可支五年已上凡此諸道徵發並限十二月上旬齊集西庭等州一
時討襲時不可失兵貴從權破虜滅胡必在此舉卿可火急支計無
失便宜今故使內侍程元宗催遣兵馬一一口具秋氣漸冷卿及將
士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瀚海軍使蓋嘉運書

勅瀚海軍使北庭都護蓋嘉運及將吏軍士百姓已下蘇祿反虜敢

爲寇讐犯我邊城初聞蟻附投兵死地果自冰銷朕始料之一不差也近得卿表知其狼狽而賊旣不利衆必攜離犯順違天招殃破國將在此舉已見其徵卿等堅守孤城赤心邊徼言念於此嗟尙久之初解重圍差有勞苦將士已下並得如宜又卿表所云葉護被殺事勢合爾殆非妄傳向若安西出兵乘虛討襲碎葉逋醜皆可成擒應爲懸軍未能越境逆虜漏刃莫不由茲今賊雖請和恃我張勢以防大食之下以鎮雜虜之心豈是真情此其姦數卿可與王斛斯計會伺其動靜因利乘便取亂侮亡不以此時知待何日儻成功立事重賞高班信若四時固必然也近者所有效功一皆委卿甄錄各據實狀具以名聞初冬漸寒卿及將吏軍士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得卿表知諸將接要亦有克捷是卿指麾獲此凶醜蘇祿

背德敢茲寇讐自斃犬羊之羣我無毫釐之失聞其狼狽疲羸滿道
乘此翦撲勢若摧枯張義之等雖各行誅猶恨其少古之善用兵者
不必在衆能制敵者會在出奇狂賊此來真亦送死衆既不整心且
非一烏合之虜持久氣衰向有奇決破之必矣且如所奏亦足申威
其將士立功擒殺有狀各據實聞奏當加優賞頃來諸軍奏請所患
在於不實將既虛敘人則妄求如此相蒙自然撓法朕以信示下以
賞勸勞豈於其間亦容有詭故委卿在遠所寄則深必取誠實勿令
致此冬初已冷卿等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兼御史中丞張守珪漁陽平盧東北重鎮匈奴
斷臂山戎扼喉節制之權莫不在此朕所以雅仗才識誠思遠圖既
膺此舉當成本志今奚賊殘破固不足言契丹餘孽猶且爲梗將遂
掃蕩懸賞須明至如寇抄之來邊境常事者非大敵不勞我師頃者

偏小邀功或亦附益其事言而不賞示信何歸賞而有虛敘勞何勸
適使貪嗜小利之輩不思翦滅大舉之策則深謀重賞更待何人而
革弊成功當在卿爾其有賊非大下因有擒馘灼然殊效者可量事
奏聞其餘微勞並任軍中賞賜冀能自勉令有後圖若信其苟爲終
若成事而綱紀不立夷狄笑人以卿之明固在目擊也秋氣已冷卿
及將吏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書

勅張守珪安祿山兩蕃自昔輔車相依奚旣破傷殆無遺噍契丹孤
弱何能自全復聞突厥徵求欲有逃避傳者縱其未實此虜終已合
然籍卿運籌徐以計取况祿山義勇武用絕人謀帥得賢裨將復爾
以討殘蕞勢若摧枯仗順而行何敵之有今者又云遇賊略有芟夷
乘其數窮日向殲盡其灼然有功效者可具以狀聞會取實勞以當
優賞趙堪云卿見部勒欲以師行兵貴從權以時經略在卿臨事一

以委之效命輸忠成名立事居今慕古千載一時衛霍之儔獨何人也邊事煩總無乃爲勞冬初薄寒卿及祿山并諸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劍南節度使王昱書

勅劍南節度副大使兼採訪使益州長史攝御史中丞王昱蠻夷相攻中國大利自古如此卿所知之然吐蕃請和近與結約郡蠻翻附彼將有詞卿可審籌其宜就中處置使蠻落不失望吐蕃又無憾詞柔遠懷來在卿良算所請入奏豈欲固違屬諸蠻初降正有邊要馳傳以入不日湍歸來去不遑殆爲勞力卿當此重寄每竭公忠言念遠情當亦想見義非獲已來歲何遲冬初薄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投降奚等書

勅新來投降奚等汝本小番不自存立頃年依我稍得安全而常持

兩端遽卽背叛忘恩負義豈是人心今者聞汝復歸亦應知過仍緣困蹙未免嫌疑汝若誠能洗心永以寄命便令處置汝等當須一一聽從卽捨往愆更期來效官賞諸事皆如舊日各宜自勉勿不知恩比嚴寒汝等部落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契丹王據埒可突干等書

勅契丹王據埒及衙官可突干蜀活刺史欒捷等順道則吉惟智能圖逆節卽凶豈愚所覺卿頃年背誕實養禍胎今而知之亦猶未晚因是轉灾爲福因敗而成去百死之危保萬全之計則昔者之去何其悖也今茲復來又何智也皆是卿素有籌略本於忠誠率先種人拔於死地自爾之後更有何憂朕於諸蕃未嘗負約况於卿等更有舊恩聞卿此來豁然慰意一則兵革都息二則君臣如初百姓之間不失耕種豐草美水畜牧隨之更無外虞且知上策人生自奉誰不求安保此永年一無他慮在卿所見何假朕言部落初歸應須安置

可與守珪審定務依蕃部所欲想其沃饒之所適彼寒暑之便無令
下人有所不愜也冬末寒甚卿與衙官軍吏刺史已下及部落百姓
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兼御史大夫張守珪近有降人云虜騎東下其
數稍衆固宜有以待之仍聞兩蕃亦有應接當是妄語終須審觀若
保無他便可信任也至於兵馬權略決在一時卿自審量不可懸料
然虜騎馳突難與爭鋒會是乘其氣衰然後邀擊一戰取滅或在此
舉頃者涅禮自擅雖以義責而未有名位恐其不安卿可宣示朝旨
使知無他也并便處置訖奏聞朕當卽有處分比秋熱卿及將士已
下並平安好今令趙惠琮往一一口具遣書指不多及

勅新羅都護金興光書

勅雞林州大都督新羅王金興光賀正謝恩兩使繼至再省來表深

見雅懷卿位總一方道踰萬里託誠見於章奏執禮存乎使臣雖隔
滄溟亦如面會卿既能副朕虛己朕亦保卿一心言念懇誠每以嗟
尚况文章禮樂粲然可觀德義簪裾浸以成俗自非才包時傑志合
本朝豈得物土異宜而風流一變乃比卿於魯衛豈復同於蕃服朕
之此懷想所知也賀正使金義質及祖榮相次永逝念其遠勞情以
傷憫雖有寵贈猶不能忘想卿乍聞當甚軫悼近又得思蘭表稱知
卿欲於洪江置戍既當渤海衝要又與祿山相望仍有遠圖固是長
策且叢爾渤海久已逋誅重勞師徒未能撲滅卿每疾惡深用嘉之
警寇安邊有何不可處置訖因使以聞今有少物答卿厚意至宜領
取春暮已暄卿及首領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契丹都督涅禮書

勅契丹都督涅禮往者屈突干凶惡無心憂矜百姓背叛於我終日
自防丁壯不得耕耘牛馬不得生養及依附突厥而課稅是求部落

吁嗟卿所見也李過折因衆人之忿誅頑凶之徒諸部酋豪相率歸
我已令隨事賞賜亦云且得安寧過折封王豈直賞功而已亦爲百
姓衆意賴其撫存不知近日已來若爲非理亦聞殺害無罪捧打又
多衆情不安遂致非命然卿彼之蕃法多無義於君長自昔如此朕
亦知之然是卿蕃王有惡徑殺爲此王者不亦難乎但恐卿今爲王
後人亦常不自保誰願作王卿雖蕃人是當土豪傑亦須防慮後事
豈取快志目前過折旣亡卿初知都督百姓諸處分復得安寧以否
張守珪先往彼亦卽令便就處置卿應有官賞卽有處分夏中甚熱
卿及守領百姓並平安好今賜卿錦衣一副並細腰帶七事至宜領
取書

勅奚都督李歸國書

勅李歸國近得守珪表稱奚倚官禱雲輒構異謀攜間部落兼藏突
厥仍欲圖卿知卿忠義一心糾逆無隱臨危制變果獲罪人此雖天

誘其衷亦是卿誠效克著聞已誅翦是自滅亡朕於諸蕃含養過厚
忝預人類亦合知恩但百姓無識易爲驚擾安危動靜處之在人以
卿才能自應率伏念加威惠勿使猜嫌既去亂羣當已寧貼所設官
賞惟待有功苟能盡節何憂不賞各宜勉勵以副朕懷秋涼卿及衙
官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奚都督李歸國書

勅奚都督右金吾衛大將軍歸誠王李歸國朕比聞突厥欲滅卿兩
蕃先勅守珪嚴爲防護今聞涅禮已破凶徒仍慮其收合餘燼復來
掩襲卿可與涅禮相爲腹背但突厥不盡後患終深卿可伺其歸師
乘其喪氣與諸將計會遂要追襲時不可失宜自思之秋深極冷卿
及衙官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平盧使烏知義書

勅烏知義兩蕃旣已歸我突厥仍敢犯邊此其不順誠可殘滅適聞

契丹及奚等并力合謀同破凶醜卿亦繼進相與成功此之一捷使其喪氣然鬪防困獸誘備羸師兵家之難慎在終始卿是宿將當自明之若見可則行務須盡敵固在臨事難用速言必圖萬全不可輕舉已勅守珪與卿計會可須觀釁裁之秋涼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松模都督涅禮書

勅松模都督右金吾衛大將軍涅禮得張守珪表知卿等破賊且突厥此來也其心毒害又甚輕敵人事之與神道可得有不有傷殘卿之忠誠加以義勇以順討逆自然必勝朕所懸爵秩惟賞有功况卿赤心復加戍捷然狂賊自遠投於死地今其傷敗必更有謀可須防之重不可失烏知義在彼宜與臨事籌之若須邀截亦與之計會秋氣漸冷卿及衙官首領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幽州長史兼御史大夫張守珪北虜猖狂勞師遠襲朕已成料知其破傷得卿上言果如前策然契丹恃我其心不攜以逸待勞取之必也既有剋捷當更防之困獸猶鬪窮寇勿遏喪敗之餘其氣不振乘此不取後悔難追熟料萬全然可邀擊蕃漢相雜使其莫辨此亦便不可失時不再來臨事指麾在卿審斷也事今若此得算已多勿復忽忽致難於末路卿比疹疾今復何似宜善將療不得自勤秋涼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珪趙堪至一一具之以國家之威武取叛亡之殘孽太山壓卵豈其難乎頃者緣卿大朝節制暨闕二虜乘隙相繼叛亡裨將無謀輕兵遺襲遂有輸失挫我銳氣此故猶細彼禍更深卿可秣馬訓兵候時而動草衰木落其則不遠近者所徵萬人不日卽令進發大集之後諸道齊驅叢爾凶徒何足殲盡平盧信息

日夕往來數與籌宜首尾相應令彼醜虜飛走無歸事有預圖臨時合變想卿所悉不煩具言所有奏請並已處分訖夏末極熱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珪張奉高下叛奚自取殲滅此等惡積天將絕種故遽誘其衷叛亡相繼及師徒追下皆就誅夷一二年間凶黨必盡亦由卿指揮得所動不失宜明於兵權暗合神道故能致此也安祿山楊景暉取雪前恥亦云效命鋒鏑之下各致損傷言念忠誠豈忘收獎已別有處分訖將士陣亡各須弔祭應合贈飾亦以狀聞聚兵饋糧義不可久秋深木落規略是時不有暫勞何以除惡永久爲患將若之何委卿良圖用息邊甲彼軍少馬已勒朔方想卿早知之宜差人受領秋氣漸冷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珪頃者慰撫降虜每事優給而終不知恩惟圖反噬名雖人類實甚豺狼今所叛亡何苦如此近者聞其家累多並爲我所得惟有丁壯挺身走險樹木旣闔弓矢亦全以窮寇失家之心乘深林必死之地若冒此輕進豈云料敵安祿山勇而無謀遂至失利衣甲資盜挫我軍威論其輕敵合加重罪然卽初聞勇鬪亦有誅殺又寇戎未滅軍令從權故不以一敗弃之將欲收其後效也不行薄責又無所懲宜且停舊官令白衣將領卿更審量本狀亦任隨事處之所將陣亡之人及戰傷之者並收瘞救療弔死問生寇讐之來豈其獲已言念於此良深嗟悼卿等各秉忠義式遏方隅躬冒險難寧不知此無以小失致奪軍氣數宜激勵以保功名平盧軍儲取能支久若賊口聚食費耗更多早宜處置使得所也今將金瘡藥往至可分療將士并數令巡問春後漸熱卿及將士並平安好遣

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珪昨史思明往已有處分趙堪適至委曲知之安祿山等輕我兵威曾不審料致令損失宜其就誅卿旣行軍於法合爾然此賊初叛勢尙未合乘其虛弱正可追擒直爲林闔山深恃不存之地萬一獸駭致損更多以此思之固須且守伺其有隙乘便翦除如此籌宜應是長策且戰者凶事有勝有負無以邂逅遂至蒼黃使我驍雄小有奪氣負罪者旣其卽戮用命者亦宜昇獎彼之小醜何足可除所有奏人卽當處分平盧以北動靜須知得其委曲隨事防備委卿在遠一一必由但量宜行之奏未晚也

勅平盧使烏知義書

勅平盧使烏知義委卿重鎮安輯兩蕃動靜須知節制斯在而二虜將叛來往有謀曾不是思信其至此又委安祿山輕突挫我軍威不

嚴其約是事無豫一朝損失雖悔何追但以卿忠勤復是耆舊雖有過失一切不論實欲盡卿所長收其後效固須易慮以補前闕此賊既叛意其却攻每事須防無失便也一一並趙堪口具夏初漸熱卿及將士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平盧諸將士書

勅平盧諸軍鎮將士已下兩蕃殘賊餘類僅存朕嘗懷撫柔冀其遷善而數年之內謀叛相仍信是梟鴟固非人也頃者所以列置軍鎮遞爲唇齒所虞在此豈欲勞人卿等委身邊疆爲國展效遇其反噬得不討除近日安祿山無謀率爾輕敵馳突不顧遂損師徒擇將非良傷人已甚事雖既往義實疚懷凡在平盧其陣亡之人並委張守珪差人弔祭並勘實鄉貫具以狀聞憫彼傷魂當有贈飾興言悼惜久不能忘然此賊比來削弱已甚授繩繫頸人有其心安祿山之誅緣輕敵太過勿因此畏慙致失後圖立功成名榮貴斯在各宜勉勵

共除凶惡夏初漸熱卿等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新羅王金興光書

勅雞林州大都督新羅王金興光比歲使來朝貢相繼雖隔滄海無異諸華禮樂衣冠亦在此矣皆是卿率心忠義能此恭勤朕每嘉之常優等數想卿在遠應體至懷頃者彼處使來累有物故水土不習食飲異宜奄忽爲災遂至不救言近逝者此其命乎想卿乍聞應以傷悼所以表奏皆依來請夏初漸熱卿及吏人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渤海王大武藝書

勅忽汗州刺史渤海郡王大武藝卿於昆弟之間自相忿鬪門藝窮而歸我安得不容然處之西陲爲卿之故亦云不失頗謂得所何則卿地雖海曲常習華風至如兄友弟悌豈待訓習骨肉情深自所不忍門藝縱有過惡亦合容其改修卿遂請取東歸擬肆屠戮朕教天

下以孝友豈復忍聞此事誠惜卿各行豈是保護逃亡卿不知國恩遂爾背德卿所恃者遠非能有他朕比年含容優恤中土所未命將事亦有時卿能悔過輸誠轉禍爲福言則似順意尙執迷請殺門藝然後歸國是何言也觀卿表狀亦有忠誠可熟思之不容易爾今使內使往宣諭朕意一一並口具述使人李盡彥朕亦親有處分皆所知之秋冷卿及衙官首領百姓平安好并遣崔尋挹同往書指不多及

勅渤海王大武藝書

勅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大武藝不識逆順之端不知存亡之兆而能有國者未之聞也卿往年背德已爲禍階近能悔過不失臣節迷復非遠善又何加朕記人之長忘人之短况此歸伏載用嘉歎永祚東土不亦宜乎所令大戍慶等入朝並已處分各加官賞想具知之所請替人亦令還彼又近得卿表云突厥遣使求合擬打兩蕃奚及

契丹今既內屬而突厥私恨欲讐此蕃卿但不從何妨有使擬行執縛義所不然此是人情況爲君道然則知卿忠赤動必以聞永保此誠慶流未已春晚卿及衙官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渤海王大武藝書

勅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大武藝多蒙固所送水手及承前沒落人等來表卿輸誠無所不盡長能保此永作邊捍自求多福無以加也冬初漸冷卿及衙官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渤海王大武藝書

勅忽汗州刺史渤海郡王大武藝卿往者誤計幾於禍成而失道未遙聞義能徙何其智也朕弃人之過收物之誠表卿洗心良以慰意計卿既盡誠節永固東蕃子孫百代復何憂也近使至具知歎曲兼請宿衛及替亦已依行大朗雅等先犯國章竄逐南鄙亦皆捨罪仍放歸蕃卿可知之皆朕意也夏初漸熱卿及首領百姓等並平安好

遺書指不多及

勅平盧使烏知義書

勅平盧節度營州都督烏知義突厥去歲東侵已大不利志在報復行必再來契丹及奚一心歸我不有將護豈云王略頃有沒蕃人出云其見擬東行蕃漢諸軍須有嚴備遠加斥候動靜須知縱有兇徒亦卽無慮委卿在遠實謂得人朕固無憂一任量事渤海黑水近復歸國亦委卿節度想所知之春初尙寒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今令白真陀羅往亦賜卿衣一副並宜領取遺書指不多及

勅河東節度副使王忠嗣書

勅河東節度副使兼代州都督王忠嗣及諸將士等大叔承慶至知卿遠經賊境晝夜勤勞雖不遇凶徒亦備盡誠效頃屬時暑士馬遠來行李之間固應疲頓諸軍將等各須撫養令其寧思行迴之人當有宴勞宜令大同軍卽便設宴及時慰勉夏中極熱卿及將士已下

並平安好遺書指不多及

唐丞相曲江張文獻公集卷之五

唐丞相曲江張文獻公集卷之六

勅書

勅董懲運書

勅當息羌書

勅許齊物書

勅陰承本書

勅王斛斯書

勅蓋嘉運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勅蓋嘉運書

勅蓋嘉運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勅蓋嘉運書

勅蓋嘉運書

勅李過折書

勅突厥苾伽可汗書

勅突厥可汗書

勅金城公主書

勅王昱書

勅突厥登利可汗書

勅突厥可汗書

勅突騎施毗伽可汗書

勅突厥可汗書

勅突厥可汗書

勅突厥可汗書

勅吐蕃贊普書

勅章仇兼瓊書

勅吐蕃贊普書

勅吐蕃贊普書

勅常州別駕董懲運書

勅常州別駕董懲運省所奏王昱及嚴正誨表具知所緣卿父往在常州連年縱酒既加風疾行事乖疎董念封經使具論王昱始奏停廢皆憑實狀不是冤誣後自病亡豈可怨訴所言不直欲信無憑卿久襲冠帶復拘法式寧不知此猶且有詞至於卿身合承刺史比來未受亦則有由聞卿少年未閑撫字舉州之衆交藉綏懷若蕃部不安豈虛此位卿若能自勵從此改脩父亡子及終不失舊卿表云部

落據險幾許無知亦慮惡人因此扇誘幸無他故勿取破亡今故令內使往問部落及百姓等此事虛實還日具名狀聞比極暄卿及部落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當息羌首領書

勅當息柘靜維翼等諸州首領百姓等前者令王承訓往宣問事止當州比其却來云諸州亦有所望州縣一也恩豈不均卿等祖父已來爲國守境皆盡忠赤防捍外蕃朝廷嘉之官賞相繼近者處置未當又得卿表所論朕皆依行想皆遂願今聞吐蕃屯結近在安戎比來通和未有深隙計其不合爲寇未知何故起兵卿彼臨邊各須伺候慮有侵軼損我居人若預圖之保無憂也其董懲董嘉宗已有處分訖其董念雙羗羗嘉弄等亦卽續有處分必須嚴勒蕃部豫備惡人寇讐縱來計無所得我之深策豈不在茲卿等榮賞勿憂不遂今故令王承訓重宣往意比已熱首領百姓等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

及

勅舊州都督許齊物書

勅許齊物近者投降吐蕃云蕃兵已向南出鹽井比已勅達奚守珪蒙歸義訖卿可嚴備勿失事宜應須防守並委量事處分仍遠著斥候知其有無有則從權無則仍舊慎勿生事騷擾邊人秋中漸涼卿及吏人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隴右節度陰承本書

勅隴右節度使陰承本使人范正顏至省表具之朕於吐蕃恩信不失彼心有異操持兩端陰結突騎施密相來往事既醜露却以怨尤乃去姚蕩用兵取其城堡略觀此意必欲爲惡必不得先舉但須嚴備遠加斥候察其動靜若形兆已見馳狀以聞諸處軍城數加戒勒若不稱職速須改換今年交兵新到隴右未經戎事大須訓習在彼處置委卿裁之雖有邊虞固無憂也秋初尙熱卿及將士並平安好

遺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四鎮節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督護王斛斯及將士等突騎施輒凶暴侵我西陲卿等懸軍遇此狂賊爰自去夏以迄于今攻戰相仍念甚勤苦近者聞在撥換兵少賊多朕每憂之慮遭吞噬又聞兵勢漸合將士同心父子之軍亦不在衆犬羊之類復何能爲屢有殺獲固其宜也卿等各負忠勇爲國忘身鋒鏑之間瘡痍未免或致物故深用哀傷朱仁惠竟致淪亡良可悼惜具有褒贈以慰營魂福流子孫良亦在此其有頻當矢石每戰有功義可成名勇能抗敵或能出奇以挫凶威並具狀以聞卽有優拔自餘戰士盡力邊荒計其積勞又在絕遠至於行賞豈比尋常勉樹功名卽有官爵且北山雲間虜衆又疲歸途旣難必有攜貳張義之將兵若至河西北庭兵又大集滅胡之舉亦在今時可臨事圖之無失便也一勞永逸豈不在茲所

奏縱賓軌魏蹇等官及前年第一立功入官並依所請訖告身卽差使頒送初春尙寒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北庭經略使蓋嘉運書

勅蓋嘉運等安西去年屢有攻戰醜虜肆惡懸軍可憂卿深識事宜以時救援先聲旣振後殿載揚凶黨聞之卷甲而遁使我邊鎮且得休息然此賊爲患勢未必已可數與王斛斯計會每事先防彼將自勞衆則離貳我因其隙從此可圖善熟籌之勿失便也春晚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四鎮節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護王斛斯等狂賊經冬犯邊爲梗將士守備不釋戈甲言念勤苦良深嗟嘆旣負忠義爲國盡誠懦夫所難志士所重感激增氣視死如歸古人之言今知之矣又聞此賊尋亦退散攻圍旣解且得休息朕雖在九重心懸萬里念慮之至想

所知之近既加兵惟憂糧貯諸處屯種今復何如逆賊有謀還慮殘暴必須善守無令損失若諸城有糧兵復足用忿戾之虜行應再來勞衆離心豈能無隙乘此一舉蕩滅有期宜善撫我人以待其弊小捷小獲何用此爲春晚極暄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今賜卿衣一副至宜領取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得卿表并大食東面將軍呼邏散訶密表具知卿使張舒耀計會兵馬迴此雖遠蕃亦是強國觀其意理似存信義若四月出兵是實卿彼已合知之還須量宜與其相應使知此者計會不是空言且突騎施負恩爲天所棄訶密若能助國破此寇讐錄其遠勞卽合優賞但未知事實不可虛行卿可觀察蕃情頗有定否卽須隨事慰接令彼知之若舒耀等虛有報章未得要領豈徒不實當有所懲絕域行人不容易也今秋此賊形候如何善須防之勿使侵軼時暑

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四鎮節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護王斛斯及將士已下朕雖居九重不忘征戍况強寇壓境侵軼是虞言念勤勞良所歎憐卿等各懷忠義不憚荒遐以此彌年足見誠節去歲因有狂賊在彼屢有戰亡昨得表言對之愴惻然卿狀但言都數其中不列姓名已令勘責可速以實報朕當錄其死義贈以官榮使異域之功存亡受賞近日狂虜形候如何屯收是時尤須備預更資一熟亦復何憂兼聞吐蕃與此賊計會應是要路斥候須明事必預知動卽無患耳夏晚毒熱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吐蕃與我盟約敵血未乾已生異心遠結凶黨而甘言緩我欲待合謀連衡若成西鎮何有卿能先覺有以待之觀釁而行適

是軍法且屯苗既能踐暴軍人亦被拘囚如李混之所言不反何謂然則此蕃姦計頗亦陰深外示存約內實伺便事儻不濟卽云無負卿還須知其變詐隨事交當使其退不得以此爲詞進不得成其凶計如此設計乃爲上策若事已侵軼兵見交鋒卽當率勵驍雄盡敵乃已秋冷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卿在西鎮軍務煩勞皆能用心處置不失頃與突騎施攻戰歷涉三年降虜生俘所獲過當懸軍能爾朕甚嘉之百官已有賞勞在卿固合優獎今授卿重職兼彼領護且復褒進終爲後圖吐蕃此來意不徒爾所有計校前已略言先覺預防無能爲也萬里之外三軍之宜一以委卿勿失權斷秋後漸冷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北庭經略使蓋嘉運書

勅蓋嘉運卿久在邊鎮庶事用心又去年出兵冒遠入賊諸下皆賞卿豈無功言念忠勤不忘褒擢今授卿雄要仍兼舊官宜知朕心當重寄也突騎施雖請和好其意不真近勅彼軍與天山計會當審觀事勢遠着候人若有形勢事變先據如無應會不可虛勞勢在臨時固難遙斷秋後漸冷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渤海使蓋嘉運書

勅渤海軍使北庭都護蓋嘉運突騎施凶逆犯我邊陲自夏已來圍逼疎勒頻得王斛斯表見屯遍城張義之等入據此城屢與之鬪將士效節逆虜破傷已不敢攻圍而頓兵不去但邊城糧少或爲其所知持久則難不可不早爲計也卿可簡練驍武揚聲大入仍有所保據以防不虞用解邊城之圍以挫逆賊之勢臨機適變委卿裁之仍與王斛斯審籌形勢取萬全也今故令內謁者監王尙客往一一口具冬中甚冷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四鎮節度王斛斯書

勅四鎮節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護王斛斯及將士已下萬里懸軍屬此狂寇屢有攻戰能挫凶威遠聞義勇孰不增氣卿等激勵將士爲國盡誠決命寇讐成名當代奇功壯節何謝古人矢石之間見危致命良深嗟嘆重其忠烈又聞朱惠中箭今復何似善須救療使得不殂前令具奏陣亡將士欲加褒贈卿宜識此意卽以實聞近日與賊交鋒臨陣殺敵事須優賞亦卽奏來所云賊等請和仍尙頓兵北嶺此虜姦詐首尾百端外示求和內將誘我卿所防慮皆中其心然則蓋嘉運北庭近亦深入頗有所獲想彼知之虜庭乍聞當合驚駭若設分兵守境諸處防虞烏合之胡豈堪勞役必將自潰勢亦不久蘇祿儻或覺此革心請和亦復量宜以時開納仍與嘉運計會必取良圖近所加兵且應支用臨事制變豈待言之今將緋紫袍各二十領若有殊功應須速賞並委卿量事賜之冬中極寒卿及將士已下

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四鎮節度王斛斯書

勅四鎮節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護王斛斯蘇祿忘我大惠敢作寇
讐屢犯邊城將肆其惡雖禽獸是似而天地不容卿等義心固所發
憤朕已勅河西節度使牛仙客令河西於諸軍州及在近諸軍簡練
驍健五千人并十八年應替兵募五千四百八十人卽相續發遣卿
可與蓋嘉運計會取彼道便隨事進討使此賊救首救尾形勢分離
本旣烏合勞則自潰若以計取可不戰而擒若守而不攻益爲後患
卿彼諸將皆是舊人旣諳山川又能料敵兼與北庭并力事亦可圖
無爲端然連年受弊所緣邊鎮要切並委卿臨事籌之可與蓋嘉運
審量勿爲彼此之計也所緣兵募行賜則令所由委遣已別勅牛仙
客訖四鎮蕃漢健兒並委卿隨所召募可得幾許仍具數奏聞史震
襲父可汗卽令彼招輯兼與卿計會並臨事處置無失所宜冬中甚

寒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累得卿表知賊等肆惡終冬不去又聞將士與鬪數有殺傷諸胡攜離將自此始朕比爲料亦以爲然卿受寄遠方悉心奉國撫巡將士皆得輸誠萬夫一心以少擊衆雖有狂寇固無遠憂朕所懸官爵惟賞忠義苟能盡節亦豈忘功卿可慰勉將士知朕此意若有殊效卽具狀以聞且蘇祿凶徒本是烏合今其師老必有怨嗟至如骨咄王子來投已是其效何國胡不受處分亦是明徵其下離心已至於此可令間諜更誘其餘此賊敗亡將從內潰且四鎮絕遠皆是孤軍卒欲益兵頗難救急近已勅牛仙客且送五千人其餘驍勇亦卽繼發并勅北庭計會卿可與蓋嘉運相知張皇國威誠在此舉俘滅醜虜今也其時勉樹邊勳以成不朽冬中甚寒卿及將士比並如何遣書指不多及

勅北庭都護蓋嘉運書

勅北庭都護蓋嘉運近得卿表知舊疾發動請入都就醫欲遂來表慮有邊要萬一失便雖悔何追且蘇祿猖狂方擬肆惡邊城經冬不去西州近復燒屯亦有殺傷想所聞也此賊諸頭抄掠虜衆已疲亦無能爲正可取便至如西州近者有賊其數無多烽候若明密與兩軍作號首尾邀擊立可誅剪何爲當軍自守信賊公行來有損傷去無關鍵豈是邊鎮之意也且西庭雖無節度受委固是一家有賊共除有患相救萬里之外何待奏聞自此之後必須用意今遣醫人將藥往可善自將療春初餘寒卿及將士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瀚海軍使蓋嘉運書

勅瀚海軍使北庭都護蓋嘉運及將士已下蘇祿爰自今夏連犯西陲犬羊之羣屯結不散誠欲出其不意乘虛以入凶黨聞此必自解圍卿識朕心有符成料比王尙客至聞已出師窮冬絕漠荷戈冒險

又聞有所擒獲張我國威言念忠誠良深賞歎在此行也四鎮狂虜必應抽退彼既有效應合敘勞兼云擒獲人當優賞宜具實狀一一以聞然此賊爲惡勢將未已若困窮蹙實則不知安西近亦加兵卿彼士馬自足可與王斛斯計議遂要圖之春初餘寒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契丹知兵馬中郎李過折書

勅契丹知兵馬中郎李過折等卿比在蕃中已知才略一此行事十倍所聞既立殊勳又成大節何其壯也可突干狡算翻覆人面獸心事其君長不忠不義處其種落無信無恩專持兩端隨事向背而屈列愚蔽與之同惡卿比觀變實爲遠圖誅元凶而存一蕃行權宜而合正道所全者大所慮實深今諸部帖然皆卿之力也且頃者攜叛又甚崎嶇羊馬不保於孳生田疇不安於耕種寄命山谷併力干戈總由頑凶致此勞苦向若無卿此舉信彼所行以疲弊之殘人當驍

雄之巨衆彼則朝夕奔命此方歲月攻守而衆寡不敵殲滅有期賴
卿先見之明遽爲轉禍之計以救萬人之命以成萬代之名豈獨大
功真爲上智今將疇其井賦異姓封王以旌厥庸且有後命在彼初
有蠻故乍應驚擾百姓既知想當安帖卿可與張守珪量事處置務
逐便宜今旣一家愛同赤子惟其所欲隨事撫存春初尙寒卿及衙
官刺史縣令并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厥苾伽可汗書

勅突厥苾伽可汗比數有信知彼平安良足慰也自爲父子情與年
深中間往來親緣義合雖云異域何殊一家邊境之人更無他慮甚
善甚善此是兒可汗能爲承順副朕之所親厚人間恩好無以過之
長保此心終享福祿子孫萬代豈獨在今比秋氣漸冷卿及平章事
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厥可汗書

勅兒登里突厥可汗天不福善禍終彼國茲伽可汗傾逝聞以惻然
自二十年間結爲父子及此痛悼何異所生又聞可汗繼立蕃落並
得寧靜良深悲慰且知無他朕與可汗先人情重骨肉亦旣與朕爲
子可汗卽合爲孫以孫比兒似疎少許今脩先父之業伏繼往時之
好此情更重只可從親若以爲孫漸成疎遠故欲可汗今者還且爲
兒義結旣深當熟思此意人情終始固亦可知葬事所須並依來請
卽與弔祭使將往必令及期言念宿昔深懷感愴春初猶冷可汗及
平章事與首領部落並得如宜遣書指不多及

勅金城公主書

勅金城公主異域有懷連年不捨骨肉在愛固是難忘彼使近來具
知安善又聞贊普情義是事叶和亦當善執柔謙永以爲好前後所
請諸物其中色種不違仍別有條錄可依領也春晚極暄想念如宜
諸下並平安好今令內常侍寶元禮往遣書指不多及

勅劍南節度王昱書

勅劍南節度使益州長史王昱近得卿表知蒙歸義等效命出力自討西蠻彼持兩端宜其殘破苟非生事定是輸忠亦卿等指麾更張遠略諸部所請朝貢及蒙歸義等立功並委卿料若合行賞豈在不來時尙炎蒸路且脩阻郵傳之弊公私可知亦云重勞非是有惜想卿臨事思其所宜緣蠻落初寧當須計議若欲入奏亦任覲來春晚極暄卿比如宜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厥登利可汗書

勅突厥登利可汗日月流邁將逼葬期崩慕之心何可堪處朕以父子之義情與年深及聞宅兆良以追悼前哥利施頡斤至所請葬料事事不違所以然者將答忠孝故喪紀之數禮物有加道之所存地亦何遠今又遣從叔金吾大將軍佺持節弔祭兼營護葬事佺宗室之長信行所推欲達其情必重其使以將厚意更敦前約且以爲保

忠信者可以示子孫息兵革者可以訓疆場故遣建碑立廟貽範紀
功因命史官正辭朕亦親爲篆寫以固終始想體至懷春初尙寒可
汗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厥可汗書

勅兒突厥可汗朕與先可汗結爲父子及兒紹續情義日深至於國
計亦欲無別兒去年冬討雖有先言然兩蕃旣歸國家亦卽不合侵
伐朕旣與兒無間終不以此爲懷契丹及奚諸蕃窮者土地不足以
放牧羊馬不足以貪求遠勞師徒兼冒鋒敵勝不爲武不勝亦危以
此言之當務其大者突騎施本非貴種出自異姓惟在姦數誑誘羣
胡十數年間又承國家庇廕因其荒遠遂得苟存近日已來敢茲背
德又知兒意亦欲破之前與先可汗舉哀其使不肯就哭當時辭拒
彼使具知兒若總兵西行朕卽出師相應安西瀚海近已加兵欲以
滅之復何難也儻事捷之日羊馬土地總以與兒子女玉帛別有優

賞信是長策可熟思之與兒情親故言及此耳今有少信物至宜領取春初尙寒兒及平章事首領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騎施毗伽可汗書

勅突騎施毗伽可汗天地有正位鬼神有正主敢此違犯必有禍殃不信朕言但試看取可汗雖爲君長實在幽荒陰陽之氣偏僻如此縱欲自大其如天何往年可汗初有冊立以我國家常爲勢援諸蕃聞此不敢動搖是我有大造於可汗行陰德於彼國自爾以後二十餘年情義相親結爲父子可汗身自不覺豈不知彼之大援而戎俗少義見利生心故闕俟斤入朝行至北庭有隙因此計議卽起異心何羯達所言卽是彼人自告蹤跡已露然始行誅邊頭事宜未是全失朕以擅殺彼使兼爲罪責北庭破劉渙之家仍傳首於彼可汗縱有怨望亦合且有奏論朕若不依舉兵未晚而乃總無來狀卽起凶謀侵我西州犯我四鎮連年累月馬死人亡於羣胡已聞怨嗟於國

家豈能大損中間使哥德都耽及安胡數半泥臨河來此求和朕亦
信受故遣使相逐具宣往意其後審觀形勢全是詐欺故密勅半道
令迴豈是元心有負自爾之後侵犯不絕可汗有何兵衆遂此憑陵
諸國聞此豈不得計約算已西諸國未敵我一兩大州可汗亦應先
知何煩遂爾爲惡况安西北庭將士皆是鐵石爲心可汗具諳不煩
更道此則承前輕舉彼自無義却以我爲失無乃重其過乎可汗向
若有禮以理論奏闕俟斤牛羊馬數雖稍多欲爲補答亦何足難惟
費一州庸調耐還則已太多而乃無義爲讐暴我邊鎮孤城小堡倉
卒見危大率而言其數非少彼若計索馬價我亦須得此物忝是有
識之類可不自解思量又可汗正爲寇敗闕伊難如從我界過葱嶺
捕獲并物奏來所有蕃書具言物數朕皆送還贊普其中一物不留
可汗亦以此爲詞謂言朕留此物且蕃中貧薄所見不廣銀瓶香子
將作珍奇黑毬赤縻亦爲好物我中國雖在貧下固不以此爲貴可

汗宜識此意勿妄生詞且闕伊難如越界可汗復邊頭作梗如此不捉更捉何人適是邊軍明其用命觀可汗求和之意此未有真心只擬誘引國家乘便取利如此等事何用爲之我國守信如天終不欺物謂天無信物自無知然於四時終不差也可汗若遂能爲惡朕當別有處分三二年內試看若爲必其自省前非更思恩舊朕卽弃捨大過父子如初可汗更有何憂百姓皆得安樂一任可汗自料朕亦不復多言一一在使者口具秋中漸冷可汗及公主衙官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厥可汗書

勅兒可汗此來和市常有限約承前馬數不過數千去歲以兒初立欲相優賞特勤欲各前至納馬倍多故總與留着已給物市買中間蘇農賀勒兼領堅昆馬來朕以一年再市舊無此法哥解骨支去日丁寧示意又移健達于後到亦以理報知不遣重來須存信約遂乃

不依處分驅馬直來無禮無信是何道理朕緣兒義重深爲含容論其無知豈能不恠計兒忠孝必無非理未委此等何故而然念其遠來磧路艱苦勒令却退去似不相親今覩都賜蘇農賀勒下及昆堅使下總二萬疋絹任其市易想兒知之其馬今並勒令却去至彼之日以理告示也夏末甚熱兒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厥可汗書

勅兒突厥可汗道路既遠使命復稀近日已來音信斷絕朕每多懸念想所知之與兒情義既深庶事無間父子之國直往直來何異一家真無別也蘇農賀勒處刺達干等去歲將馬其數倍多又有諸蕃馬來亦是兒所發遣往者先可汗在日每年納馬不過三四千匹馬既無多物亦易辦此度所納前後一萬四千緣兒初立可汗朕又結爲父子恩義相及不可却迴所以總留計物五十萬匹兼屬國家大禮並放天下租庸用度無窮非特和市緣此馬價通容稍遲處刺達

干未還不是故爲留滯念悉此意當復寬心今見續續市易不久望了卽當發遣迴日非賒在此還如當家去住亦何異也此後將馬來納必不可多還如先可汗時約有定准來使交易發遣易爲事須久長不是限隔今故令趙惠琮往并有少信物別具委曲至宜領取秋氣漸冷兒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厥可汗書

勅突厥兒可汗內侍趙惠琮從彼還一一口具深慰遠懷兒表中猶言前年退馬多兼云蘇農賀處羅達干三年在此與兒更無間外庶事一家所以趙惠琮去時皆以實報今者來報尙未體悉且去年所將馬來前後數倍常歲至於好惡未必皆以兒知其中老弱病患及軀格全小不堪駕馭如何總留所以略簡多少仍是十退一二是在於兒處大爲存情何故來章尙嫌多退必若留售惡馬亦恐諸蕃笑人兒旣君長北番復與朕爲父子須存分義使遠近知之勿信下人專

由利動蘇農賀處羅達干等續續市買甚有次第雖校遲少許物並好於往時不久當迴亦勿恠也所欲遣使來者既爲父子之國來往乃是尋常須知平安復申朝覲佇聞來使用慰朕心冬中極寒兒及平章事並平安好所有委曲皆使至口具遣書指不多及

勅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贊普緣國家先代公主既是舅甥以今日公主卽爲子壻如是重姻何待結約遇事足以相信隨情足以相親不知彼心復同以否近得四鎮節度使表云彼使人與突騎施交通但蘇祿小蕃負恩逆命贊普並既是親好卽合同嫉頑凶何爲却與惡人密相往來又將器物交通賂遺邊鎮守捉防遏是常彼使潛行一皆驚覺夜中格拒人或死傷比及蕃知亦不總損所送金銀諸物及偷盜人等並休悉諾教藏却將還彼既與贊普親厚豈復以此猜疑自欲坦懷略無所隱縱通異域何慮異心又西南諸蠻元是異類或叛或附恍惚無

常往年被略彼蕃率種歸我緣李知古處置失所又卽翻然改圖彼此之間有何定分而彼有來者乃云此先舉兵以蠻爲詞未知孰是今旣無外當以此思之緣彼州鐵柱前書具報一言不信朕豈厚誣更以相仍便非義也鐵柱書唐九徵所作百姓咸知何不審之徒勞往復至於邊將在遠下人邀功變好爲惡誠亦有此非獨相規亦當自誠如此覺察更有何憂萬事之間一無所限隔所以細故無不盡言想所知之體至懷也晚春極暄贊普及平章事首領並平安好有少信物別具委曲遣書指不多及

勅磧西支度等使章仇兼瓊書

勅磧西支度營田等使兼知長行事殿中御史章仇兼瓊近聞卿手足風緩頗有所廢而不敢言病竭心在公良用嗟稱有古人之節西庭旣無節度緩急不相爲憂藉卿使車兼有提振不獨長行轉運營田而已事務方劇氣候又偏將搯之間自須得所今遣醫人將藥就

彼看療可與之商量隨病所宜冬寒卿比平安遣書指不多及

勅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吐蕃贊普近竇元禮往事具前書贊普後來亦知彼意朕推
心天下皆合太和况於彼蕃復是親婭仍加結約盟誓再三以至道
言之此亦仁義不薄也而贊普且猶未信復是何心君長大蕃固不
容易所云去年七月雋州將兵抄掠兼有該誘雋州之外尙隔諸蠻
既背吐蕃自行寇抄掠而乃推托於我何爲遙信虛詞且西南羣蠻
別是一物既不定於我亦不專於吐蕃去卽不追來亦不拒乃是兩
界所有只合任其所歸自數十年來或叛或附皆所親見豈假縷言
往者此蠻背恩侵我邊鄙昆明卽雋州之故縣鹽井乃昆明之本城
今復舊疆何廢脩築而云除却是何道理且邊境備守彼此常事今
既和好何有嫌疑至如西自葱嶺已來沿邊諸處或地勢是要或水
土是好彼有城鎮亦皆內侵朕既不解廣求更以自益緣已和好不

可細論且公疊山築城改城置鎮皆入漢界何曾以此爲言而彼卽生詞未知何意邊城委任當擇忠良無信小人令得間構夏中已熱贊普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贊普自與彼蕃連姻亦已數代又與贊普結約于今五年人使往還未嘗有間朕以兩國通好百姓獲安子孫已來坐受其福疆場之事幸且無憂此雖境上有兵固是存而不用在彼邊事與此何殊近得來章又論蠻中地界所有本末前書具言贊普不體朕懷乃更傍引遠事若論蠻不屬漢豈復定屬吐蕃耶彼不得所卽叛來此不得所卽背去如此常事何乃固執復於國家何有朕豈利之至如彼中鐵柱州圖地記是唐九徵所記之地誠有故事朕豈妄言所脩城壁亦依故地若不復舊豈爲通和蠻中抄掠彼人勘問亦有此事緣其初附法令未行亦有姚雋邊人姦險求利或入蠻同盜亦不可

知既與贊普重親朕又君臨大國正欲混同六合豈復侵取一隅再
三已論何乃不信顧慚薄德良用咨嗟且如小勃律國歸朝卽是國
家百姓前遭彼侵伐乃是違約之萌朕以結信既深不顧其小中間
遣使曾不形言贊普何獨相尤而不思已惡之事所存既大當共成
之近聞莽布支西行復有何故若與突騎施相合謀我磧西未必有
成何須同惡若爾者欲先爲惡乃以南蠻爲詞今料此情亦已有備
近令勒兵數萬繼赴安西儻有所傷慎勿爲恠也朕心無所負事欲
論平但國家之所守者信鬼神之所助者順未有背道求福違約能
昌何況兵衆不可當而又天道所不假以此求濟不亦難乎遠道所
傳多應不實亦計贊普不合異圖故令人審看定何緣也待潘息迴
日更別具委曲今附少物具如別數爲路遠不得多附春首尙寒贊
普及公主比如宜也平章事並平安好今使內常侍竇元禮遣書指
不多及